

四書恒解

四恆

5

共拾本

152
1479
5



門 〇 12
疏
卷

四書恆解下論上冊 晚年定本

先進第十一章 凡二十五章

雙江劉沅輯註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節如用之則

吾從先進朱子曰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

華實殊而因有先進後進野人君子詞有抑揚四句皆時人之言也用之見用於時設言以矯時人失中之弊

附解前人不取以用之為用於時言蓋以夫子苟得位而治

必將損益變通不盡從周也而王罕皆則云如字承上作

轉就現成說張甄陶亦云如字非虛字不知夫子在當時

一布衣耳自言己用先進人豈遂以為濫乎禮樂不可斯

須去身夫子又何時不用禮樂其意蓋曰先進於禮樂今
之所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今之所謂君子也時人所尚
如此豈不以先進爲陋哉不知禮有一定至中之則先進
文質得宜如使我得志乘時亦惟從先進而不從後進所
以明時人之弊而婉其詞以相悟也若使夫子果得乘時
文武周公之大經大灋亦豈有刊除不過因時變通有以
補前王之所不及耳言各有當何得執拘方以失其意。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節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

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從行並去

聲○朱子曰夫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夫子思之而記者因記當時諸賢所長是夫子所以尤難忘情也四科非夫子之教條諸人亦不以是語終特與難之時有如此耳德行道有得而見諸行事言語據理陳詞政事國家經制之事文學博古而嫻禮儀無舛陋也

附解史記言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陳蔡大夫患其
用楚圍之朱子曰是時陳蔡服於楚安敢圍孔子張氏椿
曰是時陳屬於楚蔡已遷於州來陳蔡之蔡故蔡也今汝
寧府上蔡縣陳今陳州南界上蔡按此於地里爲確而所
以厄陳蔡之故卒不可知也孔安國謂孔子去衛如曹曹
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

然其所指乃哀五六年事與問陳章去衛絕糧事不合蓋
絕糧在哀元年厄陳蔡在哀六年當是二事而前人誤以
爲一耳唐明皇以此章所記爲十哲從祀夫子廟堂宋理
宗乃以顏曾思孟爲四配四配之下爲十哲其實此章乃
從陳蔡諸賢中之傑出者耳非顏曾之下惟此十人爲賢
諸人亦非遂限於所造德行尙矣其他言語之子貢終聞
性道政事之季路亦號升堂游夏得其精華西河傳經皆
幾大成豈容拘以定論至閻百詩考年譜謂子游是時十
八子夏十九竊謂古人年齒秦火而後多不可稽簡策流

傳彼此互異不必據以立說要以聖賢大中至正之理衡
之則聖門文學當不如是易爲耳故程子亦謂非秉筆爲
詞章者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悅○助我者

長門弟子多以質遜於回自諉故子言己以相長望於門人
如同之無所不說得益轉少不必以之爲例也蓋謙以誘之

附解爲學之道能信尤貴能疑助我者子夏子貢之流善於
求間最是上達要緊功夫顏子穎悟沈潛不可以他人例
安得及門皆如之哉當是二三子必有以資不如回自謝

者。故夫子云然言回之無所不說其於吾言中之意言外之旨固皆有以得其會通矣。而吾轉有歉然者。蓋義理無窮。吾安能必盡無遺憾哉。吾方以相長望於二三子。如回者。吾喜之。吾不執回以概二三子也。二三子其思質疑辨難以助予之所不及。不必因回而自遜。語意全是為眾門人。不如回者。誘掖與他處專贊顏子者不同。不然。抹殺助我一流。既不可通。而若憾實喜上句。終嫌語硬。蓋眾門人非特學不如回。亦其資稟限之能為助我之輩。則可進於回。觀夫子與子貢之弗如回。則此章為異詞誘導。定無可疑。

疑。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間去聲。○姜氏宸英曰。孝

哉。閔子騫。卽人言。而夫子述之也。父母兄弟稱其孝必其誠身事親友弟之道皆盡。而後孚於遠近之人。子故信之。

附解韓詩外傳載子騫早喪母。後母生子疾惡。子騫以蘆花衣之。父察之。欲逐。後母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衣。善而止。母悔。改成慈母。宋韓琦言古聖帝明王為不少矣。獨舜稱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事之常不足道也。然則夫子於七十子中獨稱閔子之孝。諒非無故。但作時文。不必實拈耳。閔子弟閔蒙。閔革。母龔氏見

閔子墓碑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君子圭璧其身不留餘憾

三復白圭謹言之意殷實敦行之志切也孔子以兄子妻之重全德也抑之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附解講家多謂不必添出謹行只重謹言殊不知言顧行行顧言乃君子修德之常若專謹言而不慎行所謹者非其所宜謹而所行者又未必可以言也何其意之偏而淺視南容哉弊由歎視朱子邦有道所以不廢二句而未通其旨耳記者即謹言一節以明其行修已久夫子妻之亦非

第以其能謹言而已譚梁生以為孔子適周問禮老子送孔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好議人者也博辨宏遠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南容實與聞焉此三復白圭之所由來其說亦可以廣學者之志此章與上論不同不獨為擇配記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

命死矣今也則亡

好去聲○哀公康子皆非能知學之人但哀公君也不可以不知而不言若康子則

無庸絮語矣此亦聖人之時中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節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

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可徒行也

貧者葬可無槨而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顏路之請推夫子愛回之心以愛其死也

而夫子亦斷於義若使子富於財則必不靳其請矣

附解公羊傳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子路死子曰

天祝予天祝予西狩獲麟意蓋言二子之死見夫子道窮

如西狩獲麟夫子興非時之嘆也而後儒不得其意妄為

穿鑿何休註云顏淵死在哀公三年史記云伯魚年五十

先孔子卒孔子十九而聚開官氏伯魚死夫子年已六十

有九而回死又在後司馬承貞史記索隱云此久遠之書

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校其年則顏回死孔子年六十一伯

魚卒孔子年且七十矣王肅以鯉也死為設事之詞至本

朝閭百詩則直謂史記仲尼列傳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下

當是脫一七字蓋生於魯昭公二十八年丁亥卒於魯哀

公十三年戊午是年伯魚卒當在前方合顏子三十二歲

之數假設之言未免笑滾了人其錯考諸書巧為比合固

已但必謂列傳脫落增一字以伸其說亦猶未免笑滾了

人大抵古人年歲無關大義者皆不必泥只就本文直斷

為是。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喪去聲○朱子曰噫傷痛聲至道精微中行難得夫子為

後世人心憂而嘆身後無人也痛回故不得不呼告於天

附解一理也天地人共由之曰道夫子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亦人人共有之道也道全而後可以為人夫子不得行道以濟時苟其徒有全道者後世有聖人作則必求聖人之臣吾徒應運而興以道治世則以之成己即可以成人安知不得志於時使道大明顏子篤信好學而不永年故深嘆之非如後世好名之士視道如私物師弟授受矜為獨得之奇也要知聖人止是修己迨己德既成則惘然

斯民之心自不容已不必求知亦未嘗不欲人知知之而以道相勉在上則可以又安天下使人人歸於聖賢在下亦可以友教英才使久久漸為風俗故得人而教至為難得孔子痛回早亾以為繼此無人矣然曾子子貢之徒承其道以貽後經戰國暴秦至於楚漢而項籍既亾魯國尚守絃歌詩書盡燬壁中忽聞絲竹天不欲天理絕於人寰安能使夫子之道終喪學者但當以修身為急知道即人之所以為人至於知與不知傳與不傳毫弗介意庶乎可為孔子之徒矣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節曰有慟乎節非夫人之

為慟而誰為夫音扶為去聲○哭踊有節慟則情之過矣但夫子為道而慟故胡氏以為性情之正非夫人

之為慟而誰為所以勵門人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節門人厚葬之節子曰回

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喪具稱家

之有無非薄也財不足而妄求則非義人之所以不朽者天理也非形質也非義則死者不安生者不順子故以門人為非門人蓋顏子之門人

附解父子師弟一也然聖人以理義相成無苟從世俗以為愛敬之理顏子聞道於夫子全而受者全而歸師弟之誼

隆矣棺槨葬祭之事有無過禮貧必安分乃理之常門人以世俗之情相愛敬而不知非禮則非回平日之心不安於死矣夫子惟以禮教人而門人非禮累回且大悖夫子之教不安於生矣猶父之說述其平昔之實明回必不受此非禮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鬼神二氣之靈而人者五行之粹子路問事鬼神而夫子專言鬼者對人而言事人謂五倫無忝也人道得而天道自合何問鬼神得天理而始為人全天理者生不徒生死不徒死故知死不如知生程子曰死生人鬼一而二而一者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乃所以深告之也

附解萬物皆天地所生而人獨得其粹性卽天理盡其性則人亦天矣鬼神者陰陽之靈陰陽統於太極太極天之命也人性天之太極也全而受者全而歸爲天地之肖子更何忝於所生德爲聖人此舜所以爲大孝也鬼神止是一陰一陽全人道者中和在抱天地合德夫子曰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之說也至於生死之故亦祇此一陰一陽之理夫子言天地之心五行之秀卽謂其得天地之性生而誠身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生爲天地所眷顧死爲造化之功臣從古聖人在帝左右千載如生皆是此理故知所以生卽知所以死後世以天道爲高遠鬼神爲恍惚則任其心之所爲失其性之固有旣不得爲人又何問其死子路之問爲切問夫子之告爲精言矣要之天人一理人神一氣不愧不怍故孟子以爲至樂若世俗言氣聚而生氣散而死以生死爲泛泛然則蔑視此身將並天地父母之恩亦以爲偶然其爲世教害非淺也

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

樂行胡浪反樂音洛○閭閻和厚行行剛若由也不得其死

然強而無學以柔之則不達於時中故因以戒子路

附解人性皆善而氣質不同非仁至義盡不能化其氣質之累四賢秉質既優又事夫子久內養之深見於容貌如此非第由天資也子路仕衛父母之邦家貧而仕如委吏乘田之流本無可議者孔悝之難既為其臣聞難自當往視其欲脫孔悝恐蒯瞶害悝也固不知蒯瞶特劫悝使助己未嘗欲害之因子路欲燔臺蒯瞶懼其果然遂以石乞孟廡敵子路子路倉猝蓋未攜器械不知所以遂被其害其實初志非即欲死其難也夫子聞其死而悲傷哭曰天祝

子天祝予同於哭顏子未嘗以為非義本朝張甄陶辨之甚詳可破俗論

魯人為長府節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節子曰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長府府名蓋如晉固宮之屬左傳昭公居長府伐季氏貫事

也是時魯政積弱修德自強乃其本務無益而勞民故閔子婉止之中當禮也閔子未嘗仕魯蓋魯人訪之因其言而遂止也

附解左傳魯昭公將伐季氏居於長府註云官府名周禮太宰以八灋治官府鄭謂百官所居曰府長府為公所其地必宏敞堅固故魯人欲為之若以為藏貨財之府是時四

分宮室土地人民半歸三家而季氏富於周公魯君安得有厚斂之蓋藏左氏載公伐季氏之時不居公宮而居長府其為完固之地可想故不必作府藏解也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

堂矣未入於室也

夫子嘗曰成於樂蓋為學之極至於隱微氣象之間悉消融其渣滓而後可適於中

和子路學成而未化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進之以己德之和非擯諸門外也門人不喻夫子之本意故夫子復申言之入室即謂中和之致非方抑之而旋揚之也門堂室相因語言之妙

附解在丘之門者由也今也由之瑟不合於丘殊非丘夙昔期由之意丘之門不應有此瑟由之心又何用為此瑟也

是指其心曲之弊以冀其變化非專斥責之也門人不敬子路則竟以夫子之門為無由矣故夫子曰我之責由蓋謂其學已升堂特和平不足故即瑟以教之非以其人不應在丘門也二三子尚不如由又不解予教由之意則大非也語意如此前後止是一意不可誤認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節曰然則師

愈與

子子曰過猶不及

與平聲○學非高明則識不廣而非謹篤則志不純有兼全無偏勝則中

可致矣子貢意師為優子故折之以正朱子曰道以中庸為至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愈猶勝也

附解中庸言道之不行本於賢智太過愚不肖不及天下之人惟此二者而已道本至平至常而實至神至奇神奇卽寓於平常之中平常卽具有神奇之妙是以達天之學不外性功孝弟之至通乎神明高曠之士志量高遠矜博洽驚新奇而不知五性五倫天之經也拘墟之士立心醇謹見聞隘規模淺而不知天地民物己之責也子貢之質與師相類故意以爲賢夫子曉之以過猶不及然後造道之詣以明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節子曰非吾徒

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爲去聲○冉有以足民之才施於季氏而不引以忠愛奉公則雖自

然之利猶富賊也故夫子斥責之欲門人鳴鼓而攻實欲使告之而改也晉語趙宣子曰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此鳴鼓之義

附解冉有十哲之列侃侃如也政事之材豈如頭會箕斂之流黨惡害民蓋其足民之才生財有道雖祇此惟正之供常用之例措置得宜民樂輸將用無匱乏如劉宴田千秋之輩別有一番經紀良才非必攘君剝民也聚斂二字與大學不同只作蓄積有餘解然則夫子何以責之蓋魯之貧弱也由季氏專魯之政財賦盡歸其家故曰富於周公

冉子爲季氏信任應宜引以忠君奉公以土地人民財貨
還之國家卽不然猶當設法經畫潛默轉移漸漸富國強
公如或道不能行則惟去之而已乃昧於此理徒知自展
其才不知季氏益富則公家益貧而強燄愈熾是誤用其
才非匡時救弊之道孟子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
日賦粟正供所出也夫子之責之正惡其不能改德失平
日屬望之意孟子之言甚明是此章註腳後世不得其解
以爲催科以爲心計皆爲誣枉至馮厚齋則以爲夫子責
冉有乃所以責季氏冉有爲灑受惡所不容辭非孔門果

有此不堪之人靦然十哲之列也其言亦未得實總由未
悉當日情事及夫子望求維魯之意耳

柴也愚

節參也魯

節師也辟

節由也嘒

辟婢亦反嘒五日反
○凡人氣質各有所

偏去其偏則歸於正特難爲不自省者望也愚少變迥魯無
才慧辟外務嘒粗率也皆四子少時之事柴孔子弟子姓高
字子羔程子曰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爲不多而率傳其
道乃質魯之人耳故學以誠篤爲貴尤可爲末學矜矣

附解人性本於天理至善故性無不善氣質成於地及先
德故多有偏四子之質如此經夫子指示而皆力學久而
變化之率爲賢才不特曾子終聞大道卽子羔亦卓然自
立如家語記柴之事皆是子路升堂子張臨沒自言君子

曰終其庶幾也及執德不宏信道不篤等語與曾子宏毅之言一轍可見其已聞大道後人不知其為少時之偏一概妄議大非矣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節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中

聲○庶庶幾空虛明也屢空即三月不違仁之義命謂賦稟不受命謂其亦能力學不為氣稟所困但好殖貨財不如顏子之安貧耳貨殖貨財生殖億料事中知其得失又言其才識之明

附解屢空空字前人恐流於佛之言空故訓為空匱然佛之言空亦謂性體空明私欲淨盡耳非謂人倫日用皆屬空幻也人心易動而難靜易雜而難純雖聖人德已大成猶

必精一執中常人憧憧朋從無一息之安止聖人以存養教人收視返聽敬止執中收有覺之放心復虛明之天性始於操存終於神化孟子所謂養氣而不動心也夫子教人為仁即是此理特孔子時禮教猶存故未明言養氣孟子始指明之蓋靜者動之本也外之所發視乎中之所存故為學之功靜存動察內外交修本末交養顏子之屢空心有主而私妄漸少矣若天假之年固可純一夫子特表之以勵子貢若安貧止是樂道之一節上論美其安貧為不堪其憂者勸戒非謂能安貧者皆能樂道者也若不受

嗟來甘心凍餓卽是大賢世間豈少此人前人惟恐人廢
倫常故忌諱空字不知理散於萬物而皆具於心心有人
心道心除去人心純乎道心必由克復而克復之功不外
存心養性性無爲心有覺空則至虛虛極而後憧憧之心
可以不擾於外。文王之純也天命之穆也一而二二而一
也上天之載原無聲臭故空者性之本體也人第知心之
靈可以應事不知心至靜而後爲未發之中心不可強制
也以虛無養之卽是空之義自儒者忌諱空與虛無而養
心之功無矣雖息息檢察而心之陰私不化必不能至虛

至靜。佛言真空不空謂性也妙有不有謂心也心與性是
一是二惟聖人盡性無心非性故上通天命下該萬變常
人因心之擾失其性之良故克己者克去陰邪復禮者復
還性始克非力攻之謂因陰邪之氣亦本於生初最爲難
去故喻之以克其實克己祇是收已放之心入虛明之舍
以空空之心養浩然之氣耳後世僧流亦知養空而不得
受中之本來道流養氣而不知盡性之全體儒者知道在
倫常矣而不知萬事本於心萬理含於性心不正性不純
則必不能修齊治平各得其道故空者養其源也至於一

念之動而慎獨善則擴充惡則克治必求事事恰好則學問思辨篤行夫子言之已詳因顏子子貢俱已知博文約禮者特心性之功純疵不同故相形以策勵之不受命與屢中皆許之之詞惟貨殖句乃斥其不如顏子若以不受命爲不安命則子貢之貨殖豈非道營求者乎則誣子貢矣顏子安貧子貢所知故不復言時解因此句因解屢空爲安貧然安貧止是一節之美賢哉回也章表其安貧爲因貧廢學者鍼砭此章以兩人相形爲子貢勸義各有當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迹聖賢之成灋所以約人於善

不必踐而皆善質至美矣室則精義入神之處蓋心純乎理必學而後至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篤誠實意君子之論皆道德之華色

莊者貌爲篤而已常人無養氣知言之學則易爲所惑欲人核其實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此就二賢氣質之偏言有父母者當知其

道也有當諭親於道者有當幾諫爲孝者不可一概而行非專爲二人言之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音女

汝○朱子曰後相失在後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過匡而匡人圍之匡人非必害夫子夫子固義不容死以女為死恐其不察而死也顏子亦知義不可死夫子必有以自全故曰子在回何敢死也記此見聖賢心理之符而師弟相依之切

附解匡人誤圍夫子夫子本無可死之道顏子亦無必赴鬪之理聖賢皆可以不死事解而相慶之言亦足見其平日審於義者精也舊註殊未安而胡安國又以上告天子云云啟人之疑論益紛矣國語晉欒貞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

焉此自是常理而毛西河非之誤又有謂顏路在顏子不當死於師者亦誤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節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會由與求之問節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節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節曰然則從之者與節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與平聲○朱子曰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異非常也會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蓋季然欲由求助已而不知二子皆有正大之氣者也具臣無愧臣職大臣則道足以格心厥後由求助夫子墮都出甲卒以安魯豈苟於膺仕者哉餘詳康子問從政章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節子曰賊夫人之子節子路曰有民人

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節子曰是故惡夫佞者音夫
扶惡去聲○門弟子學於夫子往往藉升斗以自贍子路使
子羔殆為此耳但費巖疆子羔為之不勝任而廢學故曰賊
之讀書所以窮理而徒讀書者未必能治民人子路之言未
為大謬但其使子羔之意不如此故夫子不以為非而惡其
佞其後子羔為成宰不為費宰蓋子路因子言而他任亦可
見其使之之本懷矣民人猶人民社稷州社里社皆配以稷
也

附解子羔為成宰著有治績非不可仕者因費為季氏巖邑
才不勝任故夫子責之大抵魯政日非若非諸賢其為分
理默為轉移三家未必不為三晉此意前人未之見及愚
有論在季桓子章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孔氏曰曾會參父名點子曰以

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

以哉長上聲○朱子曰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

觀信心之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

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

也夫子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上聲哂詩忍反○朱

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也謂向義而親其上

死其長也哂微笑也率爾慷慨自陳之貌千乘之國古公侯

之大國春秋時之次國攝於大國師旅饑饉當時所常有子

路即時事以自狀其才比助語辭有勇知方養教得其道矣

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朱子曰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如猶或也足富足俟君子

言非己所能求以子路見哂故以小國自任然春秋時小國足民九難禮樂教化之具

赤爾何如對曰

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去相

聲○鄭氏曰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眾類曰同端元端禮衣也章甫禮冠諸侯之常服小相相君之禮求所俟

之禮樂化民成俗之道而赤則嫺禮樂之儀者也不敢擬於君子而自居小相宗廟會同舉其大以該其餘也

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

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金去聲沂魚衣反雩音于○以齒則會點當次對以鼓瑟故子後問之朱子曰希間歇

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

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歌也閻百詩曰曲阜縣南七里有溫泉流入沂水鼓瑟三句詳其從容間適之狀異乎三子之

撰自言無以及三子謙詞也夫子使之自言其志毋以異撰為嫌莫春童冠風浴詠歸其平居間適之志如斯而夫子茂

對時育之懷適為所觸故三子者出會替後會替曰夫三子

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夫音扶○點疑己志不在酬知而夫子許

之故問三子以自證子曰亦各言其志許其各有實得也

曰夫子何哂由也節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點言三子皆是何獨哂由子言惟求其為國以禮特言不讓故哂之

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與平聲下論上冊

點疑自居千乘為不讓故問唯求則非邦也與子明其為邦點猶未知哂由之故也

惟赤則非邦也與

下論上冊

下論上冊

下論上冊

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赤自居於小相點疑其非邦夫子曰宗廟會同豈非邦與而赤方以小自任則可見其言之讓而子路之可哂在詞氣間明矣三子既各有可與則己之見與非為其忘世亦明矣

附解聖賢之學盡性而已全其所性則用舍行藏莫不自得獨善兼善原無兩副本領但四子俱不能即到此種境界中庸言鳶飛魚躍謂天地之理彌綸六合無物不得其所非超迹象以求溪外人倫而適性也沂水春風則狂士襟懷洒落氣象後人不知天理全具於身誠身事天亦止完得吾身得天之分量雖淵淵浩浩此心與造化同流而翼

翼安安無事不與斯民相習而以沂水春風鳶飛魚躍為一心獨得之奇使人莫知嚮方蓋以禪宗未流養空空之心矜超妙之見詁聖人之學也夫聖人之心無非天理文王之德之純固上符於穆而日用倫常實無時或外止敬故孔顏樂處曾點狂時其大畧相似而性真之獨喻者不同狂者志趣高遠不屑屑於卑汙淺近胸中亦有一番瀟灑光景而隱微幽獨未能天理純全粹然無我則自適有餘成己成人或不足也此章夫子叩諸賢之實學不欲其以空疎鳴高三子言志皆有成能獨曾點生平志尚清高

承子之問謂己無以酬知故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自謙非
自詡也不料夫子喟然與之故三子出而獨後問三子以
證夫子與己之故夫子言三子皆各言其志實有所得則
所以與己非以其不務功名可知矣惟由獨見哂未知何
故又進問之子言其爲國以禮特其言不讓點以由自居
於千乘之諸侯爲不讓故疑求非諸侯子言求亦邦矣而
由不讓之故猶未解又問及赤迨子言赤自居小相乃恍
然於由之不讓特自居千乘不如求赤以小邦自居得立
言之體耳至夫子所以與點之故不過取其隨遇而安不

必定以知我而始自足在點止是天資高曠志趣洒然在
夫子卽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無入而不自得三子不問蓋
已知得夫子與之之故朱註於點太說得過高於後半曾
點之問未梳其意義致沂水春風爲說理者剽竊三子言
志似未爲夫子許可其晦聖賢之實學不已甚歟兩各言
其志迥不相同曾點是謙詞夫子是深許三子言皆實學
而人多混看試思曾點若自鳴其異尙得爲賢者乎而夫
子豈不斥責之乎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正以其自遜慰
安之使自言耳夫聖人自得而無求於外然實成己而卽

欲成人性分中有真樂悲憫又何嘗一日而忘三子自言如此夫子告武伯亦如此其學之務實才之濟時皆非後世所易得此章大旨不明令後世疏誕傲僻之流藉口沂水春風反廢人倫經濟故曾點數問斷不可少而講家塵封竟忘章首夫子發問之意又以曾點之問三子是證與己之故又不知三子者之言何如一節是夫子許三子亦何孟浪也張氏椿曰魯有二沂水經注沂出蓋縣艾山東南逕東莞縣故城西與出黃狐山之小沂水合至下邳縣入泗此大沂水也又泗水注泗逕魯城西南合沂水沂水出魯城東南尼邳山西北即顏母致禱處平地發泉此小沂水也愚按周正建子而民事仍從夏時此言莫春仍夏時也詳見春秋註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即性也以其為天理所含蓄如木果之有仁故曰仁己私欲根於心陰非由外附者也克勝而滅之禮兼內外而言謂天理自然之條理復全其量之本然一日克復積久而誠也天下歸仁萬事萬理莫不統於仁一以貫之之義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

請事斯語矣

目制外之目視聽言動皆心之用而氣質之靈以禮則發而中節此章蓋顏子進道之始功以其質美故夫子語之特詳

附解仁者人之所以爲人卽性也在天曰太極第此理在先
天渾然粹然者無稍欠闕有生以後氣質拘而七情擾天
理不勝人欲矣夫以求仁教人使之靜而存養動而省
察內外交修本末交養功非一端顏子問仁之實夫子因
其天資高明將始終功效總括言之及再問而後示以下
學之功克己復禮爲仁語其本末之道也一日二句言功
效之大爲仁二句言爲之在我己者何氣質中之陰滓也

人身秉天地之氣而生其異於禽獸者理也理存乎心而
心體陽中含陰爲善難爲惡易皆此陰火之靈本流動不
息故也爲仁者以安止之灋求放心而歸於中極至虛至
靜以生浩然之氣由有諸己而充實而光輝而化神有許
多功夫次第心非可以強制也必虛靜以養之克己者天
理充實之後渾然在抱陰私之氣全無有覺之人心悉聽
命於純一之天性如克而勝之耳非天人交戰有術焉以
攻之復禮者復性也人未生以前性本無不善因氣質拘
累物欲牽引遂失其本來之天性克己至淨而天理返乎

其性始故曰復也然夫子不曰理而曰禮者理之本體渾然耳著於外而始有迹象禮者天理之節文其見於百爲而莫不當理卽禮也仁之在心無可見必於禮見之仁禮之本禮仁之用言復禮而後內外兼盡非空空守靜如告子之不動心也一日克復天下歸仁極言克復之不易而性量之該括無窮此一日乃仁熟義精之候非忽然了悟而已其克復實功必親相授受不能悉著於文夫子必爲顏子示之而記者畧之非故爲畧之實不能以文字傳之也非禮四句白文明言其目可知綱領有在而後人執以

爲克復之全功抑思禮隨時而變通聖人因心而作則卽文武周公之禮在當時已多不可行夫子言禮未嘗拘拘成灋況後世禮制益疏未必矩步規行便可以修齊治平故非禮四句只是當乎天理而已而凡聖人之禮亦該其中焉仁禮二字若德造其極則合天地而通神明若得其一端亦有裨於人紀但此章以全體之仁言禮字亦該本末精粗不可以他處言仁禮者相概也夫天理一而已賦於人而爲仁仁具於心而心在後天則陽性之純不敵陰私之雜故一心而分爲二曰道心人心人心者知覺運動

之靈非可無也而必以理宰之克復之後無心非理卽無一非性矣先儒言心而但以持守克治爲主持守克治不可少也而氣質之私非可以力攻智取故孟子發明養氣不動心之義孔子豈不以此教人哉春秋雖衰禮濫猶存故孔子以禮爲先而養氣之功不載於遺文至戰國而禮教裂矣孟子乃明示之夫氣者質之所以成而心者氣之帥天理爲心之本體氣質爲心之郛郭浩然之氣天之所以爲天故養之而德可合天克己復禮豈能外此圖功哉人爲萬物之靈受氣於天成形於地先天得乾性坤命而

生故性無不善後天以坎性離情爲質故性不盡善而夫子亦曰相近不明乎天地之奧與成形成性之原安能知仁之實際與克復之功能哉程子四箴於義未全愚嘗擬之附識於此其視箴曰五氣精華神聚於目眩逐喪明迴光若谷誠以守中謹幾志鵠美色若讎惟恐汗黷志氣如神日月雙沐其聽箴曰氣應坎精惟耳爲靈神泉響答五音瓏玲心爲之宰應感靡寧巖凝天德慎擇涓涇聞如未聞非禮勿聽其言箴曰舌爲心竅動與神俱義謹出悖心矢嘉謨必慎必戒若訥若愚禍機德應善惡分途神明內

隱誠一不渝表裏中正闕此靈樞其動箴曰四體百爲應乎天則動惟厥時。心理協極禮度謹嚴雖小必飭惟聖爲師內外合德以中以誠顛沛無息習久自然無入不得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敬兼動靜而動尤易忽又仲弓從政者也故卽出門使民以言敬而無地無人不當敬可知矣無所見而莊肅本易使而嚴恭其誠一爲何如不欲勿施本敬以行恕而仁在中邦家無怨不留遺憾於一心非必盡人而信從也附解理一也而隨時隨地隨事不同故聖人教人因人造就究歸於一致家語記孔子論仲弓曰有土之君子子貢稱

其使臣如借蓋仲弓爲季氏宰有位於朝與他人異出門使民在邦在家正其日用所有事非虛擬而言也蓋敬之一字無一息不當然苟泛泛陳詞轉令人無從下手故夫子各就其人而言乃爲切實之功敬字是仁字骨子恕字是敬字推施要祇全其此心之良而已顏子之爲人豈不須敬恕讀者切不可膠柱鼓瑟乾道坤道朱子言之太泥程子曰未出門使民之時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蓋敬非可以勉強而能持久也故卽出門使民足見動靜交養

之功又家語孔子稱仲弓曰有士之君子也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可行恕焉有士猶有位言其為當時有士中之君子也下三句申明其所以為君子言使眾用刑人情易於自用之候於此乃見其人之能恕與否而仲弓以恕行之故為君子語意正與此章使民句相合子貢稱其使臣如借亦是此義而註者誤解並此章亦無從印證上章顏子是初用功時此章仲弓是已用功時其克己復禮功夫二人皆行之不可以顏子為優仲弓為劣前人太泥又按左傳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曰季曰臣聞之使民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可見聖人傳心

要灑雜見諸書特無人識得而夫子舉以教其徒也故文武周公盛時為仁之功從事者多流傳末世猶有人述之而夫子之好古敏求述而不作固非虛語後世不得其義則以為生而即聖又不知為仁止是全人之道甚以夫子為罕言仁似學者不可輕易求仁誤世非淺矣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司馬牛名耕字子牛宋人而不易發仁者靜其言也訥由旁觀見其慎密如斯也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牛以訥言為易不知所以訥者非為言也為即為仁之事

附解言為心聲心靜則言不躁心誠則言不偽除卻躁偽二

字言更何處不認仁者言可為經覺世牖民如孔孟之講
學好辨伊且之反覆指陳不得謂其太過下學未能純乎
天理則慎言所以顧行默識所以體道其言也認是切實
指牛以求仁之功也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亦是此
意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節曰不憂不懼斯謂之
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朱子曰向難作亂牛
常憂懼故夫子告之
以此疾病也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為其德之在我
者難純而事之外來者無損也牛以兄弟之不德為憂則至
情也以事變之累已為憂則俗人矣子告以君子之自得欲
其反己問心盡乎天理人情之極致內省不疚非義精仁熟

未易
言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之兄弟無道有必亡之理牛之憂之至情也子

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牛蓋嘗挽救之而不可
故子夏寬譬之有命則

禍不足以相及在天
則存亡亦非偶然。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

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此正告以感動兄弟之
道言敬恭有禮則疎者

亦可感親者何
患不能化也。

附解人倫之不幸雖聖人無如何惟恃在我者不愧而已牛

憂兄弟是其理燭於幾先而至情不能自已不得以為非

也惟是兄弟之間惟積誠感動委曲周全而凶頑之至真

有不可感化者。則亦惟自盡其心與道耳。五倫惟弟兄不可相強。其道主於仁讓。舜有象。周公有管蔡。柳下有盜跖。至愛至敬。委曲求全而不可。則亦惟仁義不衰。以盡天性之誼。若爲惡不悛。殞身不惜。無以身相徇之理。蓋自修其德。以承先祀。委曲周全。以恤兄弟之後。道僅如是而已。子夏旣寬牛。以患害之無妨。又勉牛。以自盡之實功。而尙有謂其語病者何哉。死生有命二句。最易說壞。命卽天理。人之承天者不同。則天之禍福之者自異。言牛與兄弟罪不相及。牛爲世胄。富貴其所自有。今兄弟無道。宗社將亡。然不幸而魑實爲政牛。乃不遇是司馬氏之當衰天也。其所由來者漸矣。二句說得最。是周到下。乃告以自修之道。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明意蓋欲求明於遠。如十世可知之類。夫子告之以不蔽於近。卽是明。卽是明之遠也。浸潤如水。浸潤毀人而令人不覺。膚受謂如真有切身之痛。愬己之冤。是非養性於中和。而洞達乎物理。不能察也。

附解。聖人非能盡天下之事而知之能之也。其心至明。凡見聞立決。其是非其心至虛。合天下之才以爲己。才子張從事。夫子克己復禮。內外交養之功。必早聞之。特以天下事

物人情至繁且雜恐難周知故問明察之道不知自心存
養未純是非之本早昧遇詐偽之來便為所惑若涵養深
粹天理爛熟於心省察綦嚴人情閱歷者至則如明鏡當
前妍媸立判浸潤二者之行只是平日無知人之明性情
有躁率之弊能均不行必其養性陶情體察人情物理已
至故為至明至遠其本原則在心性也因于張固有內養
之功者故不詳示學者毋徒取辦於臨時焉世事萬端以
私智臆測則益其偽以至理權衡則一歸於中聖人誠無
不通故明無不遠浸潤膚受近在几席之間而禍及天下
之大又安得以不明而泛泛視之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節子貢曰必不得已而
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節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

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去上聲○當時不

解體子貢仕魯而問足食足兵養教兼全民信則愛敬之至也下二節設言以窮其說去兵不及修器械兵旅去食則糧儲竭矣信者人之所以立垂死而不以欺僞待人則民亦不欺之

附解子貢此問當是仕魯之時是時魯君無權民心不附故
夫子告之云然語氣趨重民信之句言食足兵足則民自
信之矣蓋食足則平日恤民之政已周兵足則親上死長

之義已洽故民信之子貢見得三者皆全非旦夕之功設
一言以窮其變而夫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語氣與
民信之矣句神迴氣合蓋足食足兵當時亦有知之者而
不得民信故事雖有三而民信為重然當時魯政久在權
門子貢又未大用此章之言亦存其說而已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節子貢曰惜乎夫子之
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朱子曰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
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
羊之鞞皮去毛曰鞞子貢以子成救弊之意為君子則非不
知質之重於文也特以其意主去文故言文之不可

無猶質質之不可偏勝猶文虎豹之鞞與犬羊之鞞何異正
以其文而別貴賤耳申言文質不可偏廢意非謂文重於質
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節有若對曰盍徹乎

節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節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

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昭公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

民田盡入私家公之所有者宗室小臣耳地狹斂重民無蓄
積年饑則正供不給故不足用二謂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
取其一為什而取二也以徹則恩洽於民而民心向之且豐凶有備有若
欲公厚民以自強而申言君民一體之義使決計行徹也詳
見附

附解此章義理闊大有子按切時勢以立言非泛作常談也

今按春秋證明之周制井地之灋井九百畝公田百畝又以二十畝爲民廬舍則公祇有八十畝八家同力共耕八百八十畝每年計其所獲多少照畝均分而以公田八十畝之所出盡入於公以八十畝視八百名曰什一此八十畝所獲君儲諸倉廩以爲宮室衣服飲食匪頒賜予之用至國有大兵大役其費出於民如征伐則有車乘甲冑芻糧興作則有板幹工築朝覲會盟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民卽爲兵戢糧貲屨皆民自備是取民原自不薄但先王立灋重農賤末省耕省稼其灋極詳如周禮農官之屬及公

田稼不善非民私田稼不善非吏春秋補助之類總欲民勤農畝至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豐年用三日可任也者家五人之類又嚴爲之制民自不困於征役且賦稅所供只此公田常數豐歉皆以多寡爲均分無取盈之灋故爲良灋美意春秋盟會征伐日煩小國困於大國常常徵用民力旣已苦煩而公田八十畝所出實不足以供諸費故宣公又於公田之外於民田八百畝之內十分又取其一如收一石則取一斗亦只是照本年所出多寡均取之此是於常灋什一之外又增取八分之一故爲什二

本朝張甄陶不

明此理以為非什二者非奈世益降國益卑列邦兵會誅求無厭難以立國於是季武子乃增一中軍從前二軍皆屬於公有事則命大夫統之以出至是武子作三軍三家各統一軍即各徵其軍之田稅但季氏為上卿有大事必先之一切盟會兵伐彼力難獨供久久勢必累及孟仲二家又將改制故穆叔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列國徵求之政也武子固請言必不累及二家故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迨後政令煩費果應穆叔之言季氏於昭公五年又毀中軍四分公室蓋從前三分公室猶留一分與君至此四分皆入

三家季氏二孟仲各一是將魯田盡數均分入私即每井八十畝之公田亦入三家矣惟是八十畝公田所出三子代公斂而奉公故曰皆盡徵之而貢於公但名為貢公此中或多或少寡任憑三子增減公無如何尚有未入三子者不過前代式微舊臣及宗臣零星土田山澤間田之屬三家所不甚愛惜者公之貧久矣然田歸三家一切軍旅大事亦三子任之公無與焉故公所入雖微猶得頗足於用但田既入於私家民不知有君且每年所應貢者三家又不如數而給公祇得又向宗室小臣中加稅求之一遇年

四書心解
三
饑民無所出三子全不入貢則億甚矣哀公之問正是如此實在情形有若以為公之所以如此只是徹濫壞而公民無田故至此盍仍行徹濫乎哀公不知其意以為現在什二而取尚不足用如何尚可行徹有若言國以民為本君果行徹如先王之舊一切取民有制凡事節省彼民也為誅求所困如在湯火一旦得輕徭減賦盡力耕作養其身家感君之恩如同天地且取之不竭民有餘財安有坐視君困不為供億者乎此瀟一行公祇就公臣之屬行之而合國之民素臣服於三子者見公民如此亦將歸向恐後三子雖禁之不能也此乃有子絕妙經綸救時良藥不然現在苦貧又勸減賦於理實不免迂闊且三家久專政柄哀公安得而自主行徹是有子徒空言以悅聽耳亦何取哉朱子加賦以足用節用以厚民於兩人問答本旨最醒惜講家不得其實故為印證如此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德天性也萬物無以加故崇忠盡心信不欺以此為主理日純而心泰矣又日日徙義愈進於高明物何以尚之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惑之事無窮即易見者以曉之愛惡之私至於顛倒死生以遂其欲則惑甚矣然其端乃自一念故君子必誠其意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二句於上文不屬錯簡無疑

四書心解

三

附解德者天之理而人得之以為性物無以尚本崇也世人以詐偽浮薄自逞其心遂使吾天良牯於物誘子張問崇德蓋已從事於養心之學而見天理難存事幾難辨夫子告以忠信徙義功至簡密蓋人心惟多私多妄故嗜欲日增天理日微主忠信則凡事誠一不貳私偽少而道心始純再於日用行事詳辨義理由非而遷於是更於是之中又求其是久久精義入神而內德益純粹矣至於惑之一字祇是自心無主任好惡之私忘義理之正夫子故以愛

惡之偏明其悖理之甚生死非人所能使之然也然徇私而不從理則甚至於其生其死皆欲如我之意此其為惑人所顯然其知者即此以見愛惡不可不慎也然愛惡之偏由於中情之昧所以清其源者在誠意正心子張平日所從事雖未能力行無忝固已早聞於夫子故不必為之絮說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朱子曰齊景公

名梓曰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人倫不正而後有政以正之君臣父子其大端也各盡其道則政正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四書心解

下論

上冊

三五

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所以正人倫之道非易言也景公不能進究而徒善其言故齊終於致亂

附解天命之性祇此一理貫徹於人倫事物之中天下古今一人有一人之情事則盡其道而歸於一者不同其不同也乃其所以為同也問政之說兩論屢見此章對齊景公言直從大本大原上立論蓋聖人救亂之苦衷也君臣父子各有其道仁敬孝慈一以貫之曰誠而已矣欲踐其實必由窮理盡性幾於欲盡理純乃能各盡其道夫子此言已該得大學中庸雖麟官禮在內當景公危岌之時非夫子秉政不能一旦秩然若使景公為之猶無濟也何也素

無根本之學故也聞夫子言竟不問其實之如何蓋彼之君臣父子不正固尚未自知也故曰能自見之謂明抑夫子此言後世之踐之者幾人哉漢高祖唐太宗興王之正者也人彘之慘元武門之事留憾千古而呂雉武嬰禍亂因之故愚嘗謂三代以下灋律之密刑政之嚴或有加於聖人者而治不古若則以人倫之本誠正之道不講也苟非汲汲於大學之道安能清其源哉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舌反與平聲○折屈服也子路積誠感人不待

言而始信故極擬之如此非謂折獄之貴於敏也

子路無宿諾

朱子曰宿留也記者因記其平日之實功

不輕諾自不留諾
力行忠恕之學也

附解此章狀子路之誠明非論折獄易曰君子以明慎致刑
議獄緩死書曰伏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禮曰悉其聰明致
其忠愛以盡之蓋聖賢教民在刑罰之先不幸而有獄必
不敢輕心掉之況獄原於爭兩造兩詞必當剖別斷無片
言折獄之事惟子路析理至明行義至勇言之善者必諾
諾者必踐人服其至公無私至誠無息故夫子以此形容
之記者恐人誤會因記其平日也下章楊氏之言朱子列
之圈外不可從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民有欲則爭無弗得所
而又有教化以正其心

仁讓不欺訟何由起夫子言
此悼末俗而思恭己之治也

附解此與上章不相連屬楊氏之說非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無倦敬也以忠誠也事
本於心心稍倦則肆心

驗於事事稍僞則欺為政者以民為子以子
民之事承天道則居之行之不容不密如此

附解兩之字指政之理而言政者正也正一己之心思動靜
而因以正人為政之道子張蓋素所習聞夫子策以無倦
以忠此中便有天德王道至誠不息功夫在欲踐為政之
實非從事大學何自問津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朱子曰成者誘掖與獎勵以成

其事也君子析理至精而與人為善憫人為惡之意無已故成不成迴殊小人美惡不明又以忌狹行之何能然也

附解美惡之分天理人欲而已非平日窮理盡性則以是為

非以非為是所成不成未必悉當況夫美可成而又有事

勢以阻之惡不可成而又有威福以迫之欲為君子難矣

哉小人自棄其美因忌人為美愚嘗有言君子不與小人

為讎而小人必與君子為讎其心性之不投若冰炭然深

嘆人欲之陷溺甚於斧斤也可哀也哉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

正難以顯言其不正故釋正之義而曰子帥以正欲其深思而自得也戒其下凌上替意在隱躍之間

附解季康子竊君之柄攘君之民強人從己如何可得政者

正也正己而化人必先戢其僭踰孚其恩信一切大人正

己物正語義雖可通對康子說卻尚隔一層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康子奉父遺言召子歸魯蓋猶知敬夫子者且是時子年已老故可正言其失欲貪欲也賞之不竊廉耻生於富足天良

不忍昧也

附解天下安有賞盜之事亦無賞而不為之理講家以為極

言之耳不知不欲二字中有許多經濟事非第廉潔自守之謂欺君罔上剝民肥己都祇爲一欲字誤事不欲者漠然於富貴寵祿一心惟知愛君愛民平日爲民謀生養敷教化期於家給人足各有恆心民樂其生而趨於爲善故雖賞而不竊也惜康子庸乳不能進究其故左氏載臧武仲對季孫詰盜一節義與此相發而汲冢周書記魯國多盜康子獲盜詰之盜斥言其非顯係因此章而附會之者非古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虔反○善者人之同心也爲政者民所瞻仰欲善卽善其機甚捷喻以風草歆動之詞然非實有哀民之心仁民之學者亦何能欲民善耶朱子曰上一作尙加也

附解康子一大夫耳竟侈殺於夫子之前驕恣極矣苟逆折之將益觸其怒故前章言厲此章言婉蓋仁民之心也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位者不體天愛民之心以子民而反倚勢行暴天其怒之耶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夫子聞殺之一言異詞婉導其音悲切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達者無所不宜之意子曰何哉爾所謂

達者恐其以外務為達故詰之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蓋以有名稱為達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聞務其名各達踐其實明剖其界以示之夫達也者質直而

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

去聲○直順理而無私曲以直為質無委曲徇人之心好義必求協於時中察言觀色審乎心與理之安而辨其是非慮

以下人不自恃而取諸人以為善也邦家必達無弗當於人心天理非盡人而譽之夫聞也者色取人

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貌為仁人而行實奸偽又儼然

自以為是庸人甘其欺而昧其實亦附和之然天理微矣

附解子張務外身心切要之圖皆欲人知雖亦有志之念然

求名則實少矣故夫子特與劃清達聞界限達者以誠行

之無事不求合乎天理人心非必人人都稱譽也聞者假

行竊名以欺遠近人受其愚從而譽之其實無至誠之修

如王莽以謙恭移漢鼎而安石以虛名結主知此等人最

不易識達者祇求理之無阻聞者祇求名之動人其立心

制行有天淵之別此關不明君子小人無從辨之聖人遜

世不悔不知不愠豈有一世人皆尊信乃為君子者乎第

天理民彝是非久自有公論耳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

天理日德惡匿於心日隱闇於理則惑三者皆心性存養之功從遊尚以為問平日可知故善之先事後得

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

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先急也後緩忘也急於義而無計利之心天理日純矣故德崇念念責己

而無菲薄他人之念則慝淨凡私之動者甚微而流害甚大一朝之忿忘身及親舉易見者示之欲其辨於未形也

附解人若未嘗從事大學之道德慝惑三者尚不知從何分

別遲之為此言也其切於修己何如而朱子以為粗鄙近

利益未知一朝之忿之義夫惑之事無窮要其端始於一

念理欲公私不精其辨則一毫之忿至於大敗名義而不

知即忿之易動者以見惑起於私妄即一朝之忘其身及

親以見惑當辨之於早非謂遲尚有遲忿忘身之行也讀

古人書不得其意將並其人誣之不可不慎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記

之問知乃繼問仁而問也樊遲未達遲於愛人無疑蓋以人難盡知有沉

吟之狀記者記此句以見夫子復告之由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夫子見遲沉吟恐其疑

來也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

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遲本疑人難盡知而子又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所告非所疑故復不解而退見子夏以質之其子曰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則知未達之故在知也子曰富哉

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

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子夏言

子疑在知而夫子所言不專爲知因證以舜湯之事於是遲知子兼仁知而言且知知人者知其賢而舉之非必盡人知之己之疑亦解矣此章三人意見各出記者以明暗之筆記之

附解此章遲誤會子言而子夏釋之記者以蛛絲馬迹之筆傳神舊註會氏之說甚夫子揣遲之意非遲未達之意也蓋遲問仁無疑復又問知聞知人之說正在沉吟夫子恐其以知爲妨仁故復語之第遲之未達正以人難盡知不能舉錯皆宜如仲弓焉知賢才之意及聞子言則以爲知者別有使枉者直之道而所以能知人者猶未明也特所

告非所疑遂不敢復問而質於子夏其曰鄉也問知則非疑知之妨仁可知也子夏以爲夫子言知者之事而仁在其中證以舜湯則所謂知人者非必盡人而知之而遲疑亦可釋然矣不然使遲未達之故恐知妨仁則使枉一言已自了然不必又見子夏而云問知自言問知是所以未達之故也蓋聖人無所不知者理也至於心曲隱微未見諸言行豈能盡徹遲本先問仁後問知愛人易解已無可疑惟是人不易知故聞言而沉吟思索現於意象之間夫子恐其疑知之妨仁故曰舉直錯諸枉則能使枉者直矣

但遲正在思索知人之義舉直錯枉其所已知者也彼所
思者如何能一一知其直枉而舉錯之及夫子言舉錯能
使枉直益增眩惑蓋夫子一意樊遲又一意故不解所謂
也但禮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遲不解夫子所謂如何敢
再問故見子夏而曰鄉也吾問知耳夫子言舉直錯枉是
知之事也又言能使枉者直何耶其意以爲吾方慮直枉
難分而夫子告我以能使枉直豈知者別有使枉者直之
道乎子夏曰富哉言乎夫子不僅爲知言也因舉舜湯實
之於是遲知子兼仁知而言且知知者知人只是知其賢

者舉之非盡天下而人人知之己之疑亦解矣夫子語意
包孕面面俱圓得子夏而畢宣若如曾介說遲未達知仁
之相爲用則一聞子言能使枉直必已了然何以愚昧至
此且見子夏猶云吾見夫子而問知耶而子夏又何以云
富哉言乎耶記者因夫子與子夏之言先記其問仁並着
樊遲未達一句以見夫子言舉直錯枉之由來而遲所以
又誤會之故於敘遲之問曰鄉也問知以見遲未達之意
並不會想到仁上去非遲有善忘之病方纔疑知妨仁見
子夏便忘了仁字一邊也故如舊所說見子夏問之故終

四書心解
三十一
不分明而遲亦癡人耳明者詳之或曰夫子豈不知遲意而言耶子又何以知遲之意非疑仁知相妨耶曰遲之未達乃記者形容其狀並未明問夫子告誡婆心復申其說舉錯二語非甚難知蓋遲意之所思者在此而夫子所告者如彼兩不相合故不明白復有見夫子而問知之間且卽此一言而遲之所未達者已可知矣若所疑在知妨仁何以明說使枉者直而不悟耶當時夫子只是揣其情狀而告之今則始終情事已經記者記明故可知語言誤會之故豈妄肆猜疑必欲與前賢相反耶讀者試平心將兩

次問答之意思之必有以知予說也蓋鄉也問知一言遲已將未達之故明明說出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告工毒反道去

聲○盡其誠以告之善其術以導之蓋兼言與事而言自辱則人已兩失不如善以全交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以己之文會友而不自恃其能取友之善輔仁而益

精進其德言君子取友用心之密如此

附解本文語意一串而下朱子兩平說遂使講家紛訟蓋取友之道原以自輔不敢謂己之有餘祇求濟吾之不足文者道之散殊已既嘗用力於文矣而以之會友折衷其是

否至於友有一長一善必返諸吾身有是與否思齊內省
是輔仁實際會子爲取友而自是者發二以字煞有精神
二友字中間紐合非可兩兩平說前輩如尹起莘許樂陽
王罕皆皆主串說而未透立言之意故申論之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節請益曰無倦

凡導民以善責己必嚴凡謀民之業

心力必周無倦勤恆而已

附解蘇東坡之說亦是但云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未安蓋
民事無皆君代之理祇是此心此理必求自盡其父母之

責不可留一毫遺憾便是勞之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舍上聲○魯之政在季氏

季氏之宰雖總家政實可有裨於國政故仲弓亦爲之總大體惜人才達幽隱維魯之事卽在其中矣仲弓患不能知夫子患不能舉皆惓惓之心而大小有別耳

附解魯自文宣失政政由三家而季氏世爲上卿刑賞予奪
彼實專之又周制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本國士民非甚不
得已無出仕外邦者以夫子之聖季康子召之卽歸桓子
用之爲宰攝相亦應非聖人委曲以行道蓋父母國之道

也聖門諸賢行道濟時若欲一旦為上卿大夫如夷吾孫叔之舉既有難期而為貧而仕由陪貳以躋卿佐乃當時王制之常苟非夤緣苟合自可受職不慚仲弓德行之科夫子許其可使南面而為季氏宰夫子告之如此蓋以魯政在季氏如此盡職奉公為季之良即為國之幹何害於道故當時門人凡仕季氏者夫子未嘗以為非惟冉有為之聚斂乃蒙斥責閔子騫無藉祿仕又不屑為季氏私邑當時情事如此前人以冉季事季氏為非何不比而觀之耶舉賢士之難以春秋世胄公族盤踞已久如晉代上品

無寒門下品無中正之習故仲弓慮之然而一賢拔擢眾賢彙征又宰為眾望所好尚者人爭趨之故不患不能盡知也此等書義若不明其時事又烏知聖賢立言之心爾所不知人其舍諸非謂不知者置之正以果能舉賢則凡知賢者皆盡以其賢來告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是時衛侯
輒即位十年晉師久退而未迎
父歸國則嗣位之名不正矣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
其正
子路意夫子有救亂之術
而拘於常理故以為迂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
不知蓋闕如也
責其粗
率妄對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名者名其事也事非其實則言不順而人亦不服事何以成也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

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中去聲○正名

凡事當理而洽於人心則禮樂在其中反是則為事不成刑罰者佐禮樂之具也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

謂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

苟而已矣上言不正名之弊此乃言名者言行之柄不可苟也

附解此章先儒議論多窒惟本朝張甄陶得其情事按春秋

傳齊景公與晉爭霸衛靈苦晉先往從之魯定公八年晉

趙鞅侵衛盟衛侯於鄆澤使涉沱成何掇衛侯之手及腕

衛靈怒而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晉人歸罪涉沱殺之成

何奔燕衛竟不從晉且助范中行氏鞅深忿之至魯哀公

二年四月衛靈公卒公子郢既不肯立蒯瞶又得罪出奔

南子在堂除卻立輒更無他人六月晉趙鞅帥師納蒯瞶

實欲藉此滅衛衛知其謀立輒拒之晉謀不遂乃納蒯瞶

於戚在晉如金人立劉豫以疲宋在衛如宋立子魚明立

景泰實乃權宜之計使輒不立則內無主而晉寇至衛不

血食矣故子貢亦不能決有為衛君之問迨晉師既退輒

竟不返國於父公然據立則於理為不順此章之言在哀

公十一年則輒已立十年居位日久恩信足以結於臣民

當遜位迎父告於先君安置南子兩全子道乃爲天理人情之正夫子曰正名亦無非曉以父子至情全其內外之美苟賸得立輒仍青宮國猶是己之國也俗說不過疑人方用我我令遜位於事爲不可行然聖人只此三綱五常扶植世教豈有枉道正人之理乎孟子言舜竊負而逃棄天下如敝屣正以天下無重於父母者若輒迎蒯瞶蒯不自立而命其仍爲君則名正矣苟蒯瞶自立是輒求仁而得仁矣若貪戀富貴隱忍害心豈復成人乎治國無過禮樂父子大倫授受之際含糊不清根本先亂如何設政施行

子路以出公之立事屬有因不必深求夫子則必推究其弊歸於大經故曰無所苟也使衛君果用夫子夫子必有善爲感動周全之灋觀狄梁公能反周爲唐李鄴侯亦善處骨肉豈子反不如之如或衛君不從則惟有翻然引去耳聖人立身之正豈可以世俗之見相測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蓋倒說語有其事必有其名有其名乃可言言之而不順以其失實故也名旣非實則欲爲其事理旣不順人亦不服事何以成下文名之必可言乃正言之禮樂凡事皆離不得禮只是就序意樂只是浹洽意

推而至於同節同和皆此道也禮樂教人不率者必以刑
罰威之舍禮樂而言刑罰民何以堪聖人絕大經濟自謹
小慎微而出卽此可見矣正名非細事三代以下有國者
皆不能踐漢高祖因三老董公一言爲義帝發喪遂超出
唐宋以後李世民手及同氣其原本於割捨不得榮祿唐
肅宗卽位靈武不先請命元宗終陷於不孝宋太祖陳橋
兵變暗昧不明太宗燭影大聲千載疑案苟知正名之說
雖一介之細必深慎重況人倫之間乎學者凡此等事當
體諸身心力行而致之乃不徒紙上陳言耳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馬氏

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是時樊遲仕魯求利民而計及農圃子曰不如其非爲政之大體也樊遲出子

曰小人哉樊須也朱子曰小人謂細民斥其爲民上而不務乎大上好禮則民莫敢

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

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

○禮主於敬義無不宜信無不誠上深嗜而力行之民心向化老農老圃皆集矣襁邢氏曰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

附解古者侯國之地不過百里如今一州一縣而已仕者各

仕其國惟命卿大夫位尊職重采地優隆其下一官一職

祿求足以代耕不廢學業故聖門諸賢如樊遲冉有季路

等有職於朝時時從夫子遊以其地至近其職易稱如今本縣胥吏之徒在公在私兩無妨耳漢時掾丞吏屬猶沿周舊制往往由縣小吏致位公卿樊遲仕魯確有明徵先儒未經拈出於樊遲所問答多失其旨若粗鄙近利之議尤掠影之甚者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使去聲○先王採政治風俗人情美惡之迹被於絃歌使人優游饜飫以養其和平性情正而政治通故達政而善言語不達不能專對非考究之功不深乃變化氣質之道無有也雖多亦奚以為蓋深惜之專對者一人獨對古行人皆有副此不能對則揖彼代對也

附解古人為學皆自身心義理上用功不貴誦讀且其時亦無甚書籍孟子言誦詩讀書書如尙書之類詩則古今歌吟而詩為九重蓋童而習之無故不離陶淑身心涵養變化和平中正之德成則可無所不宜也此章必有為而言然不可考矣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正身者不徒令天子至於庶人徒令者窒

附解此章不僅為臨民者言為君長父兄師保皆然正身之學大學言之已詳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為宗邦子嘗三至衛嘆其衰而冀其盛深慨慕於初封也朱子曰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嘆之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

曰苟美矣王氏曰荆與蘧瑗史鮪並為君子居室猶言居家始有少有富有皆其分內自然之祿即其言以想其意而理足勝私隨時知足異乎怙侈者矣合器具粗足完皆備美華飾也苟猶言僥倖

附解必使天下人人貧賤為樂此亦難行之事居室自是人
生要事許白雲謂儒者以治生為急務謂其衣食粗足易
以養廉耳孟子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惟士無田則亦
不祭周制世官世祿以為酬庸卿大夫襲前人之蔭亦其

本分第富宜好禮欲不可縱不此之務而小則敗行大則
覆宗實堪悼嘆夫子舉子荆為灋蓋惟無求足於外物之
想故其言如此苟字矣字言已出望外無俟他求矣非性
分常足不能有此春秋為尤難得後世若孔奮之奉母珍
膳而身同妻子甘菜茹鍾離意之不受張恢珠璣皆卓乎
有守與子荆爭烈者也公子荆無所考吳公子札說之則
其賢可知世族譜謂字南楚獻公子不可信若荆公子則
別為一人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夫子仁民之心觸於衛庶而嘆也冉有曰既庶

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之教之其責在上

其道在因時而處中非明德者不能也冉有能進究之子言亦宜有會矣

附解自有天地以來除卻富教二字天下無事功自有聖人以來除卻此二字亦無經濟但天地之生物也無窮而人之承天也有限盛者必衰聚者必散乃理之常惟聖人在上以天之心為心又能以天之道為道心性倫常裕其源者甚深禮樂經制立其法者至美乃能縣數百年之澤貽數百世之安周自后稷至於文武所以垂八百之基也雖然世益久民益多則道必益弊必聖人之學不泯然後隨

時皆有聖人之才以維氣數之窮非然者遇可為之時而無其道有可為之道而無其時三代以下所以治不如古職此之由故學術正而後有治術誠正修齊之道未全則富教之事亦不能隨時處中可大可久富之教之兩字責有獨專道無旁貸是在人自修而自勉之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用我委國而聽期月可也三年則教化大行移風易俗之實效蓋夫子言世非自炫也

附解聖人道大德全祇此心性倫紀中和位育之實全備於

身能以天之心天之道維天綱而全民命至於見諸政治則不過禮樂法度因時制宜做到恰好處去能使天下人各遂其生各復其性非有不可測度換骨金丹飛騰妙術也舊解以期月為期年祇為一月之間難遽云可耳不知在後世禮崩樂壞法紀蕩然則難期月振作周家以忠厚開基文武周公之法至詳且美至春秋時久弊生理勢宜然夫子苟得志如伊尹太公之遇則舉文武之政而振作之去其太甚文其不及合人情宜土俗期月之間何難綱舉目張不然一新若化成俗美則須優游漸漬故需三

年當時遯世之流以夫子為多事功利之流以夫子為迂疎故夫子言予之區區欲有為於世者非徒多事誠以天下事尚可為而治功非甚難也須見聖人一腔救世婆心勿作自負口吻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勝平聲去

上聲○善人有善而無惡者也春秋殘殺之風上行下效為邦者欲勝之去之而不能子故述古語以見必善人而後可欲其急於為善

附解此章諸說紛紛皆不得聖人口吻若謂善人便是仁人則與下章相背且於亦字說不去若謂善人不為全美則

誠哉是言句亦不通邵康節則謂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
年之人一似夫子徒作此虛言於理亦屬有礙或曰從殘
殺之世思望至治而不可得不得已而及此也或曰極言
殘殺之難勝須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如是也諸說雖各
有所見然按之本文實不如此蓋當時殘殺之風倡之於
上效之於下已不下數百年世主徒刑威相迫所令反其
所好欲去殘殺如抱薪救火揚湯止沸耳惟有不嗜殺人
者以哀憫斯民之心爲之養爲之教選用善人涵濡變化
庶可以勝殘去殺古人言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

殺見其不易也夫子述其言而善之欲人爲善勿以殺止
殺夫果有善人爲邦則必能用善人仁心仁政必不然改
觀亦奚俟百年而後無殘殺哉漢高唐宗非善人也約法
三章而秦民大悅謂爲長者信用魏徵而貞觀之治幾於
比美成康故爲邦百年在古人不過極言殘殺之難除在
夫子特言勝殘殺之必在爲善安可拘泥而言致多疑竇
也哉明者思之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朱子曰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洽也

此慨世風之薄而思轉移之難與上章理一而詞意不同蓋仁風必漸漬而成春秋凌亂暴虐如有王者必世後仁況無

有哉蓋傷之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

卿大夫而言人謂君臣上下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

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朝季氏私朝晏晚也以用也與聞之者子為國老且居近君側聞

之易也冉子以季氏私事為政子正其名以教之

附解此章義至明白舊註說得太深似夫子譏諷季氏又未

明示冉子殊非也按春秋大夫專政由晉為盟主諸侯服

從晉襄公卒子靈公少趙盾執政以大夫而會盟諸侯後

遂以為常規既而列國亦均以大夫往會凡有會盟征伐

晉率諸侯令各國皆出貲費其大夫之執政者司其事魯

自季友有功嗣後子孫世為上卿孟仲二家亦同襄事久

久權移於三家魯君無權各國皆然非獨魯也文子武子

猶未太甚平子愈強故昭公忿而伐之不勝孫齊客死於

外非平子逐之也定公為季氏所立不討季氏而反與桓

子嬉遊桓子亦庸懦制於家臣因冉子子路仕季氏時稱

道孔子故桓子以定公命使子為司寇攝相夫子師弟意

在維魯墮都出甲陰翦其勢三家蓋已憚之受女樂而子

行恐禍及己不得不然之勢也桓子將沒命其子召孔子
孔子乃歸而年已老此章正康子之時魯政在季氏孔子
所以不再仕然康子尙敬服夫子每事多問焉大夫執政
書思對命嘉謨入告籌之於先與家臣私相諮謀乃事理
之常非私朝便不可謀國政也蓋冉子爲季氏私事稽時
而晏退因一時躁率對曰有政夫子聲入心通接口答曰
其事也明非國家之事不得名政正公私之名而不深責
冉子以政與事冉子所知平日亦非黨於季氏特滑口粗
心耳吾其與聞不是子已退老魯君凡事猶當謀及於子

一者子居魯都近君凡朝廷有政見聞最速二者康子平
日素敬夫子如問政問田賦尙不至如任心橫行之人非
故作含諷語以刺季氏也不然康子嘗問政矣子曰政者
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不以康子爲不宜問政也事君
敬其事臣之事又何嘗非君之政故不可求深反淺晦當
日之情事焉其必嚴事與政之辨者爲公則政爲私則事
卽告子路正名之義云爾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
言謂近今之言定公此問蓋有採納之意孔子對
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

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易去聲○幾期也人言君臣交傲子言誠知難

而慎之保邦未危可以興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

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

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

言而喪邦乎

喪去聲樂音洛○以莫予違為樂則安於不善無由聞過所以喪邦也

附解思艱圖易聖所以興暴慢自恣狂所以覆此理甚明第

取必於一言則難夫子先言不可若是其幾後引人言而

推其意非一言之可以興亡而用此一言者之異也古訓

是式興亡之迹何窮定公所問特謂人言耳人主聽納不

遺要在分晰美惡然非實有窮理正心之功亦不能剖其

幾而踐其事也此意公未嘗究子亦未即遽言察人言者

則不可不知董公一言興漢李勣一言滅唐事幾間不容

髮一言何可忽諸子必先言不可若是其幾何也即令漢

王為義帝發喪而不任賢才唐高宗立武氏而能攬紀綱

猶未遽興亡也故子言至為精慎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葉音義並見第七篇說音悅○葉公楚之良其問政將以

強楚必有疲民於遠者近說遠來使之務安其內以懷柔吳越抑斯問也其在昭王復國之初乎

附解聖人祇此一理因人而付斷無有泛泛告語不關痛癢

者時解凡議論必求其渾括不知理得其真言各有當未嘗不四通八達也學者當類推之明人徐纘高能切楚立論亦未得其實事近或以王道立論則大悖於春秋之旨矣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莒父魯西鄙小邑速亦有效非其至者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必循序而後臻於美備小亦有利非其上者各遂其生皆復其性必宏毅而樹其規為也戒以學質之所偏而復申其事理如此附解政之實子夏所素知之故不復言特就其質之易偏者告之一邑耳而子以王道勸之蓋聖人無兩副本領也後

世謂百里才公輔器此優彼絀蓋緣無聖門一段實學又或但以不達為阻礙事機或亦知戒小利而所謂大事者亦非夫子所指皆似是而非不可不辨也困勉錄云漢景欲速平諸王召七王之反唐文宗欲速去宦官致甘露之變唐太宗行仁義不終欲逞志於遼左宋真宗與契丹和好遂肆意於天書其言與本章語意相去遠甚漢景唐文病在不得善馭之道不在欲速太宗真宗有初鮮終不是見小利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語去聲○孔氏

曰直躬直身而行者周氏曰有因而盜孔子曰吾黨之直者

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為去聲○理正為直父子相隱雖私

也而實正也凡人有過所以必代隱者非特包容之量冀其自新而復歸於正況父子乎故曰直在其中不正而言直則非直詳

見附解

附解呂氏春秋載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子謁之上上將

執而誅之直躬者請代之荆王赦之孔子聞而斥之則葉

公此問固非設詞張甄陶以為因鬻拳兵諫申無字執人

於王宮葉公有疑而問非也邢昺以葉公為毀譽儒教亦

誤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本於漢宣帝春秋時刑書未

備折獄惟良視乎其人則葉公此問乃當時俗見自夫子

折之而天理以明亦甚賴乎有是問也直字不盡好孤直

剛直峭直偏直狂直皆非惟順理而行不枉屈乃佳詩曰

好是正直不正不得言直也左傳楚殺子南楚王先告其

子棄疾棄疾不敢告父後與父俱死呂伯恭以為殺其父

而告之則棄疾之為人可知蓋人倫不幸之變雖聖人亦

或有之要其所以處之者至中至正而無害於天理此固

非無誠正修身之學者所能也棄疾不能以死難之心先

致其幾諫而又無以救父徒知不敢違君豈非未聞君子

之道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則攝其儀者至詳敬則省其心者至密忠不欺不
二也三者非為人而然所以熟其天理何可棄焉

附解仁體事而無不在其本則操於心其理則備於身三者
檢攝內外居處執事與人因地而異其用其實恭敬忠三
字一串不可分別總由平日有以養心自然三者不苟非
但強制於外也故不言仁而仁在其中遲蓋以為仁之功
靜存不敵外擾之多而問夫子教以三者則告顏子非禮
四句皆在其中矣講家往往淺視此章高視顏子豈非未

嘗身體乎夷狄亦人則亦同此心理安可棄之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

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行己行其性分職業所當為有
恥不留愧怍不辱命德望隆而經權之義

熟非特能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

言而已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
至德而僅稱於宗族鄉黨蓋僅
能寡過未能修身為世法也

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朱
子曰果必行也硜小石

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不權曰今之從政者何

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筭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謂勢利之徒

斗量名容十升鄭康成曰噫心不平之聲筭竹器
容斗二升算數也子深嘆其忝士林而為民害也

附解子貢天資高邁平日志趣非常此章則甚為切實蓋將聞性與天道時也首節就子貢所能為者勸之身分甚高行己有恥勿但作有羞惡說聖德王功皆己分內事也行其性分職分所當為而一毫愧怍自心恥之蓋德幾於精純矣使於四方德望足以服人才能足以應變即履險蹈危必全大節即此一端以明才之非小故為第一流人品孝弟之至通神明光四海乃曰宗族鄉黨稱之而已則其孝弟僅於恪謹寡過無明體達用之材故為其次末節與大人言不必信正相反硜硜然小人哉形其志量之膠固

也此雖無變通之學然猶知守己亦不害其為士末節子貢之問原有不滿之心而子鄙之慨之則斗筭之人其為世害聖賢所同嫉也程子謂子貢之意欲為皎皎之行鑿空之詞厚誣子貢不可從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狷音絹○夫子獎進狂狷欲其自愛而幾中道與孟子之意不同包氏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也

附解孔門狂狷之士甚多夫子恐其自棄故為此言言中行既不可得則可與必以狂狷蓋人情每多卑鄙狂者一意

以聖人爲期不爲嗜欲所困狷者禮義自閑不爲非義皆
美質也若能自愛而自勉焉何異於中行哉純是獎勸之
詞孟子引孔子之言則重狷者而惡鄉愿又是一意矣勿
混視之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恆胡登反夫音扶○

南人爲巫醫言子善之以明凡事皆不可以無恆也孔氏曰南人南國之人朱子曰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引易而言德尤不可無恆子曰不占而已矣言由其不占故無恆而不自羞也

附解人皆有德而蔽於物溺於欲有初鮮終由是輾轉於世

俗卑靡之途以聖人爲不可學夫子引南人之言見凡事皆當有恆然他事無成猶或不關身心若德則吾身之理命於天者恆與否榮辱係焉易言不恆以羞惡之良惕之曰或承之言羞之來也甚捷當時時長保其恆方可免羞夫子曰不恆德而召羞者皆不占此爻耳文法嶺斷雲連意實相承說下舊解欠明食醫疾醫下士其法本於神農繼之者黃帝岐伯伊尹皆聖人之徒故能洞見陰陽造化之本天時人事之變而盡其神明之道巫之興也先王以幽明一理恐人昧理而自遠於天故假之以通幽明神不

遠人惟德可享周禮春官所掌喪祭裁早皆用之亦調燮
陰陽之一道楚語曰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
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
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其神明降之聖人以此調劑陰陽
與醫皆非賤役也後世窮理盡性之學既罕天人相契之
理亦微巫覡多途流爲邪妄儒者不察其原并欲廢之不
知先王制禮之精意未可以末流之失相誣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以義相悅曰和以私相
昵曰同欲人析其心而
辨其
似

附解朱子謂晏子論和同是必於立異不可引証此章愚謂
梁邱據之同晏子之所謂和此章皆足該括之第夫子之
意猶不止如朱子論韓范諸公者無論在朝在野一言一
動皆然善哉四書讀之言曰君子和於君子亦且和於小
人不獨不同於小人亦且不同於君子小人不獨同於小
人亦且能同於君子不獨不和於君子亦且不自和於小
人可以盡其義矣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並
去聲○

惟仁者能好惡人則鄉人不足據久矣特當時取士於鄉以鄉之好惡爲定者衆子貢疑而問之夫子言善惡各從其類所以能知善惡者尤宜謹也

附解鄉人皆好之宜其公矣子曰未可子貢又疑或者鄉人皆惡爲賢及子示以善惡之分而後爲允然所以辨其善惡者豈易言哉苟不務窮理而急於知人則所謂賢者不賢修身處世皆反貽誤故知人以正己爲先毋庸向人索解蔡覺軒謂明道先生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然亦不可一概而論孔子尙愠於羣小久友如原壤疏遠如桓魋且不革面而七十子之徒心悅誠服若謂窮居獨善

無人不以爲賢決無是理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事人者說人而不以道自處不足信於君子且徒得罪小人夫子表其用情之殊使人以道自守始不失己而亦不失人也器之如用器者各以其所能

附解凡人修身立德求其自信而已豈有因人易事易說而迎合之理此爲擇君處友者言欲人慎於托足耳君子純乎天理非理則不說合乎理卽一技一名皆所取也小人純乎私欲徇私易說拂其私卽奇才異能皆所斥也自古

四書小解
三十四
才能之士急於求售往往輕身事人至於喪節敗名卽有
經世之學者亦昧於擇主貽悔終身子故言其情狀使事
人說人者審之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以理自足曰泰以欲勝人曰驕二者天淵而人

常混視故辨之

附解舊言與坦蕩蕩章同意非也彼言坦蕩蕩長戚戚相反
此則泰與驕相似君子安舒無入不得小人嗜欲如心亦
有洋洋自得之時然不求天理之安特快私心之適當其
志得意滿人以爲泰也不知其驕也君子功蓋天下德極

聖神亦以爲分內之事心理之安而已故不驕小人稍如
意則驕誇勝於人實則患得患失何由而泰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理屈於欲而柔靡奢佞生焉表四者之近仁欲其因而成德無者反而自修王

氏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遲鈍

附解爲聖爲賢不恃質而恃學若必美質始可爲仁困勉何
以希聖此章特爲柔靡浮華者痛下針砭言四者之近仁
則反是不仁可知欲人從樸實用功以幾仁也若歎向資
質索解則非鞭策人意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

謂士矣朋友切切惓惓兄弟怡怡子路不足於養故勸以中和之意象胡氏曰切切懇

到也惓惓詳勉也怡怡和悅也朋友兄弟各以其所重言之非子路有賊恩善柔之弊也

附解子路有士之行特涵養未至夫子擬中和氣象以勸之

切切惓惓怡怡如也詳細形容嘆想不盡朋友兄弟二句

又言其施之各當則精義可知子路晚年夫子每以大成

期之或者不察一概抹殺其好處大非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春秋爭兵虐民子故言

可即戎以警當時也朱子曰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

附解兵以禁暴安民春秋時用以逞忿不恤民生大傷天和

矣善人有子民之誠心又有養民之善政本末備具教化

大行必至七年庶可即戎奈何非善人而殘民以逞哉此

立言之意下章即是此章反面此善人身分甚高因為即

戎說故特言善人以醒時君使其以善恤民舊以為不踐

迹之善人又或以王者仁人較量皆誤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驅無知於死亡忍心害理是謂棄之動以天良也

憲問第十四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憲原思名穀祿也有道無道惟知食祿卑

鄙極矣反是則為用行捨藏之學恥豈易言免哉

附解士君子立身當爲宇宙不可少之人萬物皆備於我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時而有道出所學以濟世參贊裁成伊周非有加於性分也而豈爲祿仕乎時而無道懷悲憫於無何山棲水伏孔孟窮居非遂忘情救世也而況憂貧餒乎原憲負志清高其問恥也不過求潔己寡過之行而夫子告之如此求免於恥則用行舍藏全體大用之道在焉所以期之者至厥後原思以清介名雖未必體用兼全然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其設施亦可想見因未見於時後人第就遺文所有論之遂謂其有守未必有爲抑思

常祿且不欲受況於非分聖門賢材甚多非可以無徵而妄議以爲辭祿一事在此章之前者非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

知也朱子曰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四者皆心之私而違於理制之不行亦有苦功第仁者存養熟而陰質融自無四者之累也此亦原憲問而夫子答

附解人心一也而何以有道心人心之分此理不明養心者強制人心至於不動乃告子之不動心也而遂以爲道心已全養氣者善保凡氣至於康壽乃方外之能駐顏也而因之謂人心已淨此聖人實學所以高者入於禪卑者所

以流於妄今將避忌而不明言聖人之學不得其實而佛老之僞者亦誣佛老內聖外王之學人何以幾而世何以有善治蓋人秉天地之秀而生其氣質由於父母其性命本於陰陽陰之靈統於地陽之靈本乎天天地一真陰真陽也陰陽之渾然者爲太極以其爲理氣之極致而無以加故曰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因有闔闢闔闢之機至神闔闢之用至廣陰陽無日不闔闢卽化機無日不流行而秉其氣以生者種類繁而清濁亦因之判矣得其秀者爲人秀者何陰陽之正而已先天陰陽尙未兩分感

天地之氣而有形形成於地得天地之正而有性性原於天其渾然粹然者無可名言而實二五真精之所凝於時無有知覺安所謂性而實則此理之渾成者心也卽性也孟子所謂性善者也迨夫胎養已足形骸具而天命全心之靈貫乎血氣而性之理含於至陰墮地而分爲情識七竅開而性之靈見於上二竅開而命之靈見於下氣質然理之渾然者非舊故性命合一者天地性命分位者人身也身爲質質以氣靈而性卽以氣牾非氣之過所以成形於祖宗父母者不同故質亦不同而性囿於質質重累心

心妄累性矣孔子曰性相近以此聖人以克己復禮教人
存有覺之心養無爲之性靜而虛定必使一念不起渾然
在中所謂致中也動而省察必使念念合理力除邪妄所
謂致和也孔子曰爲仁以性存於氣質之中如果核之仁
存於深密之際而實生機之本耳孟子曰養氣以理不外
氣質而寓如金玉之生必藉沙石而成故返氣於虛靜耳
至於動而爲萬變以義禮智信行之皆本乎此心之良而
嚴其敬慎然非仁之存於內者純必不能外之著者當中
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和本於至

中萬理歸於一理孔子以爲仁詔門人原思其亦聞之矣
因心不易制於其動而嚴加克治治之至久覺外誘之來
堅持不動遂以爲仁子以爲難謂其省察克治之苦耳然
所謂仁者必涵養功深先天一元之性由有諸己而充實
而大而化此身之私累咸消內外之中和一貫自然靜則
渾然無爲動則泛應各當故曰仁則吾不知也抑此理也
其義本於義文先天乾南坤北而後天離南坎北者何哉
乾坤無功以日月爲功六子皆乾坤所化而以離獨得其
真陰真陽人心先天爲乾後天爲離離中之陰卽人心之

靈也而天地則至陽之離以陰爲輔人心則不能然故心之陰常蔽其性之明而克己復禮者必克陰累以全陽性因後世邪妄之術託於坎離於是取坎填離人不知爲克己復禮而以爲爐火交媾種種怪誕則天地之性人爲貴所以然者無從而知矣夫天地不過一陰一陽陰陽闔闢而生萬物人得陰陽之正者在先天失陰陽之正者在後天此心所以分爲人心道心性所以有皆善與相近也不明乎天地之原與人身受氣成形之本然安能知性與心之分合立命事天之實功哉第其功夫次第非文字所能

傳必有明師授受恆久不息乃可知耳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非禮而苟便於己者懷思戀也此必有爲而言

附解居不是居室凡意所便安處皆是士之名至貴聖人屢言之後世將此一字看輕故自勉爲聖賢者寡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行孫皆去聲○君子言行以道無可

危也矯激者流危其言行以自禍故子言有道則可無道則否蓋爲泄治之流而發

附解危字不是好字面君子秉德中和言行以道不求自異於人而自無入不得何危之有味者矯激行之則可危矣故子言邦有道可以危言危行無道則當危行言孫蓋專

就岸然自異之流。指出一危字以警之。非君子言行必為其危至無道。乃斟酌出之也。語意側注無道一邊。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

必有仁。

此為觀人者言。使辨乎德與仁之真。而不必以言勇之勇。天理剛強。遠信也。有德之言。直道其心得。徒言則倖中耳。仁者徒勇則血氣耳。

附解春秋時尙言尙勇。已漸開戰國游談俠客風氣。夫子此章特為劃清界限。使人務於德與仁。不必向言勇。索解救世之良方也。有德之人。自道其心得。自然詳悉精微。能言者。或剽竊巧飾。仁者力行乎天理。不計成敗。利鈍有勇者。

或粗豪矯激。二者相去。有天淵之分。而非素致力於德與仁者。往往不能分別。是以君子必求實得。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

若人。孔氏安國曰。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然。助語辭。君子崇德黜力。以承天心。非為報也。而常人蔽於目前。則往往易之。羿奭及身而滅。禹稷易世而王。遲速榮枯。其所由來遠矣。适。世卿之胄。處尙力之時。而有見於夫子之不終窮。故以古微問之。夫子不答。以其理不爽。而其報則君子所不言也。出而美之。存其理以風世。君子言其品。尙德言其心也。

附解為善無報。而惡不可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君子修德於身。性分之事。曷計其後之何如哉。然果盡人合天。天必享之。特君子則本無是想耳。南容以夫子道大。雖莫容於時。後必食報。蓋不惟信夫子之深。且知天人之故矣。夫子不答。非嫌於尊己。亦以天道神而莫測。將以其言為是。而感應或不可期。將以其言為非。而理自不可移易。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蓋非君子。必不能深知天理。而卓然自命。非尚德。何能不惑於目前之得失。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言仁之難全。警君子而愧小人也。既為君子。尤當慎微。不為小人。始堪入道。

附解。仁者天命之性也。君子全仁矣。而一息之疎。即入於不仁。若小人則必先昧其天良。而後敢為惡。則一毫之仁。彼斷不能假借。兩面說來。為君子者。當益加精嚴。為小人者。能無汗下。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誠於愛子。忠於誘人者。必勞之。誨之。夫子此言。欲為子弟者。體教也。

附解。舊解以誨為納誨。愛子忠君。並言尊卑失體。聖言必不。如是且事亦大。不相類。蓋緣錯看忠字耳。此忠字只作盡心解。夫子因為子弟者不體。父師之訓。反病其太嚴。故曉

之以誠訓子弟不得不出於勞誨之一途能勿二字合為子弟者自思之而自悟之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諶之反諶時林反○為猶治也命辭命孔氏曰裨諶鄭大夫然明也世叔游吉子羽公孫揮夫子欲以修睦靖兵爭而表鄭之為命蓋兵亂惟禮可以已之草創討論四者皆折衷於義理以服人非徒口舌也厥後降而愈烈縱橫之輩顛倒是非以禍人國然後知夫子之所慮者遠四子各有所長故夫子別白之非必共成一命以行之草創通其大要討論析其條目修飾去其不合潤色益以典雅行人使官東里鄭之圃澤

附解周制天子諸侯聘問會同所以聯上下維遠邇其禮甚重春秋尙力黜德既難望其以仁義相與安民息爭而禮

義猶存能言者尙往往以片語息爭故為命一事為修好息民之要但不本諸禮而逞口舌以相爭必反增亂夫子憂之故特表鄭之為命以見如四子者各有所長共濟其長始云無憾則保邦者宜知所法矣他日夫子語子貢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又曰誦詩三百不能專對蓋皆即當時濟世之要而言非泛泛云也草創祇是大概規模甚好討論則能援古証今切於事情修飾者文采風流溫雅宜人潤色則正大典則得其中和是四人詞命之長非一事如此預其為之也春秋左傳四人之言具在曷嘗商酌而後

四書心解
應對張甄陶引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謂卽此章爲命之
命其說亦有所見但夫子本意祇是言四子之於爲命各
有所長皆可取法非謂其其爲一命始成一篇好文字也
蓋當時君命雖略具於簡書而臨時酬對全賴使者之才
列國相與倉卒應對安得共爲商議妥當始出應對之理
爲命猶言得人以治之言語亦德行之助也春秋雖衰而
能言者以理折人人亦悅服蓋文武周公禮教涵濡者有
由迨後陵夷益甚遊士以口舌構禍處士橫議是非淆亂
卒至始皇厭惡而坑之人猶不悟談天雕龍之輩復揚其

波至於清談敗俗則求如鄭之爲命者亦不可得矣故聖
人之所見者遠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爲政以愛人爲本子產強國庇民恩義兼美故許之

問子西曰

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也亦有賢名然不能以義輔君任其僭王猾夏又沮孔子於昭王召白公以致亂故

外之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也

言一當時之一人也邢氏曰伯氏齊大夫食邑於駢三百家水經注臨朐縣古城東古駢邑地沒齒猶言終身仲之事至多特舉奪邑無怨以見其功足服人非徒威屈也

附解聖人取人以恕苟有可濟於時皆節錄焉子產有君子
之道四夫子稱之蓋鄭小而弱偏於兩大能以恭敬惠義

四書心解
強國庇民民蒙其福其卒也子爲出涕因或人之問而曰
惠人也亟許之之詞程子乃謂子產於聖人之道概乎未
有聞不亦苛乎豈不思夫子以道許之乎子西在楚亦有
功業第楚僭王猾夏毫不不能正卽此一端大義不明可知
他事亦多違道彼哉彼哉無足論也或疑子西爲楚宗室
楚之僭王已久欲其革之母乃難行不知聖人取人以根
本爲先周天子尙在楚乃僭王名分旣非尙何以治民子
西果聞聖賢之道則必先正其名以昭王之賢輔之以義
爲周屏藩可也三代後如關雲長孔明輔漢亦未成功然

大義凜然千秋所仰孫曹豈無賢臣如荀文若魯子敬輩
祇因不明大義皆無足取此最人生立品第一關頭昭王
幼冲倚子西爲政尤不難自展其學所見若此其人可知
至管仲爲人夫子言其器小又許其仁稱其功蓋一匡天
下衰周賴以繇長雖學不純正才實可嘉此章特稱之曰
人也言亦一時之人望猶俗稱也算得一個人也下文舉
其奪伯氏之邑令伯氏終身貧賤而無怨言則平生實有
感服人處非徒以威屈人亦許之之詞也諸葛孔明黜李
平孔明死平悲泣死以後無能用己者又深於仲一層矣

故子產管仲有功於民子皆許之子西無功於周無德於民子故黜之可以知取人之法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易去聲○貧不改其性分之樂富必廣其施濟之仁故無

怨難而無驕易

附解貧富皆身外之遇也而人每以喪其所守惟性定者貧而有以自樂富而有以及人僅以無驕了事世之守財虜亦或能之惟貧而無怨者富必能好禮夫子此言警富而勉貧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老大夫室老趙魏喻

三家滕薛喻魯也是時培克入私家而公室無撥亂之臣如公綽者用違其才所長不著而國亦靡收其效夫子言此惜之然則當時之所急需亦可知矣

附解朱子廉靜寡欲而短於才只解優與不可實際講章以為譏魯官人之失夫子口中不可露出陳子龍云春秋政將在家而小國日困其論甚美要惟二說相兼其義始備陸稼書謂廉靜自廉靜短於才自短於才非廉靜之人便短於才張甄陶引申其說愚謂廉靜二字朱子及諸人所言蓋資稟耳若從聖人學問中出者則廉即守義之真如伊尹一介不取與是靜即至誠之體如夫子寂然不動者

是何至短於才乎三代以下聖人全體大用之道罕能一一深造故於才智之短長以爲天定者不可人爲而一二恬靜之士寡欲養心不過如禪家清淨之比遂以爲道學及試諸百爲往往拙滯又謂廉靜之人不必有才豈知生質之異優劣固各有不同而苟以聖學陶成則成功一致故爲國家儲才師儒之教不可一日而不立也若諸葛武侯淡泊明志寧靜致遠亦是從學問中來非恃天資後人不得其解者多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

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知去聲○朱子曰成人猶全人武仲

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聖人盡性而立人極其次才學之美不狃於偏而以禮樂致其中和夫子以此策子路智廉勇藝舉四子以實之者見才智隨在皆有難在文以禮樂耳禮樂本有成規循而習之故曰文曰今之成

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

以爲成人矣

思義三者子路之所能也夫子破其自足之見故又言若今之所謂成人者則何必然但能如是已推爲成人矣然有志之士不囿於今豈願以此自足蓋諷厲之詞孔氏曰久要舊約也

附解知廉勇藝子路皆有所少者文之以禮樂耳子路問

成人蓋以爲難子舉同時四人以實其狀言如此而文以

禮樂卽爲成人是欲子路於禮樂加意禮樂若由心性而

發則與天地同節同和聖人之事也此緊承上四項說下
是以禮樂文四者文者服習涵泳漸次歸於中和當時周
公禮樂之法具在行之卽是故曰文下節非每況愈下蓋
恐子路以其所能自足故更端提撕吃緊在今之成人者
句言今世之人不知大成之詣苟且自安有是三者已自
以爲成人人亦以爲成人矣吾黨志古而不囿今豈其如
是言下有許多激厲在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賢大夫也與子同時子非不知而人言目以不近情之事故問之公明氏賈各亦衛人公明

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

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樂音洛○以時出之而當其可故人不厭而惜其不常然則以爲不言笑取也賈揚之太過則不足肖其真而反晦其善其然豈其然乎謂賈非文子知己也

附解君子不求人知而亦不患無人知之知之者亦君子也
世之毀君子者固不足道有美君子者又或推揚太過被
以不近情之目如此章人言及公明賈所云皆失文子之
真夫子與文子同時夙知其賢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言文
子實未能然賈言徒啟後世之惑耳若素不相知聞善而

疑則非聖人心迹愚嘗慨褻譏古人者毀譽往往失宜惟
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衆好之必察衆惡之必察所以察之
者非仁乎未至於仁又安能去取善惡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

防武仲封邑要挾制意卑詞請後可也而必據邑以請當時無有議之夫子明其要君以禁挾私而干分者事見春秋襄公二十三年魯有兩防邑臧氏邑在今兗州費縣東北近齊

附解武仲得罪出奔自知罪不及不祀矣而又據防以請全
是一團私意用事不顧名分當時魯君臣本無絕臧氏之
念卽從其請更立臧爲未遑察及武仲如防之志也卽其

盟詞亦第曰無或如臧孫氏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夫子獨
表其要君者春秋罔顧名義私智妄爲特卽武仲以示警
凡用智而不明大義者可以汗下矣張甄陶謂仲不如防
季氏必阻擾之非是季氏一時爲孟孫所欺逐臧孫紇及
其出奔之後與國人盟之第以犯門斬關爲詞蓋已知其
非實特不肯自己認錯耳臧氏世有勳勞魯未嘗遂欲絕
之故仲亦曰紇之罪不及不祀也其如防請邑乃智者慮
事過處不知已是犯要君之大罪夫子特就此指出以戒
夫人臣之效尤者非爲仲一人言也切勿誤認反似聖人

必搜求人之過失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譎古穴反。○譎詐也。德衰而力興競

稱霸功。晉文之後世主夏盟人尤爭羨。夫子明其不如桓欲以正止譎救時弊也。厥後凌夷至於戰國卒以譎亡。聖言豈不遠哉。

附解齊桓在晉文前若專論二公優劣自當先桓後文乃從

晉文說起譎而不正正而不譎中間紐合蓋深貶晉文也

玉霸皆非正道而齊桓豁達猶有近正之概至晉文純用

機智害義益甚矣第齊桓一傳而衰晉文之後世主夏盟

常人以成敗論人每豔羨文春秋之末尚智尚力皆祖晉

文也故夫子特言文不如桓以明凡事以正為貴不得以

文之譎為法自春秋至於戰國亡秦皆以譎敗者也孟子

言仁義而黜霸功與此章同一意見後世論人惟問成敗

利鈍不問正譎其為天下人心害非淺安得盡人而熟味

此章乎齊桓凡事坦率晉文凡事狡猾不獨如朱子集註

所云若晉文安受懷嬴之媵即此一事其天良漸滅可見

或曰齊桓沒而遂衰晉文卒秦師過境柩有聲如牛是晉

文尚有靈矣不知此乃天意眷周繇文武之緒假晉文之

柩使絕秦入周之路峭函一敗而秦不敢入中國者數百

年迨三家分晉而秦始強故戰峭之役夫子亦特書之周室東遷晉鄭焉依天下大勢造物深心固非因晉文而然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糾居

召音邵。桓公子糾皆僖公庶子國統本無專屬齊國無主互相爭立其直鈞也但國亂民危之時能定亂者則君之管召之於子糾非奉君命而臣可以死可以無死夫子略仲之不死而許其仁重其救時亦以其本無傷於節義也詳見下章其事具見春秋左傳朱子曰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如其仁孔氏曰誰如管仲之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

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

之知也與平聲相去聲被皮寄反衽而審反。○子貢以仲相桓為非而子言仲之功在相桓又言其不死之無害於義則非略本而重末矣朱子曰微無也衽衣襟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諒小信經緯也

附解左傳公伐齊納子糾而公穀無子字遂來眾論之紛紜

夫事實左氏詳於公穀則說經當王左氏也桓公子糾誰

當立否千載疑案糾兄桓弟三傳註疏並無異說其見於

他書者荀卿亦云史記則序糾於小白之上獨薄昭以桓

為兄趙汭謂其為漢文諱理當然也而程子胡安國據以

爲是 本朝張甄陶亦主之則未免左袒矣朱子集註或問引用程子而其答潘友恭書又信荀卿而不信薄昭欽定春秋兩存之豐城甘紱以庶孽定其說適符愚心今從之第其論王珪魏徵及張甄陶引春秋以決疑猶有未允是不可以無辨也茲附論之春秋書宋人執鄭祭仲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貶宋曰人斥名曰突繫忽於鄭後又書鄭世子忽是非顯然蓋忽本世子而當有鄭者也其書齊人殺無知人者衆誅之辭也公及齊大夫盟於蔣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於齊稱大夫而敘其盟是納糾出於齊臣之公議也稱伐稱子糾以莊公志在定亂無貶詞接書小白之入其爲乘隙潛入出於衆所不料顯然矣繫小白於齊亦猶稱子糾以見二人之直鈞也惟是魯君一片美意不能善終一敗而遂聽叔牙之所爲故於乾時之敗諱之又書齊人取子糾殺之甚齊人以惜魯君也而召忽之死不書管仲之囚不記以仲忽二人於糾爲私相從以避難非奉君而輔二人有一定主臣之義也召忽之死固不爲非亦不爲美誤在擇主之不明管仲若無救世之才徒偷生以事二主則有罪焉惟桓公子糾皆君庶子皆

可以有國而自度有救世之才知桓必用已可以有爲自請就囚其後卒以功扶衰周而靖夷夏故夫子略其不死而許以仁非可以死而不死邀倖於異日之功名以自贖夫子乃與之也若王珪魏徵受高祖命輔太子太子之位已定天子之命在身元武門之事太宗殺太子非高祖命之殺也高祖迫於世民之黨勢不得不立世民使高祖明正世民之罪世民其能甘心受戮乎卽其黨亦豈能宴然乎王珪魏徵受命輔弼平日不能誨建成以孝友已有應得之咎當太子被殺束縛詣闕自明引導無狀請正典型

高祖赦之潔身遠引可也如高祖命輔世民固辭不獲亦當請爲太子立後庶幾猶可以安乃爲太宗而起豈得與管仲相擬哉聖人如天無心是非惟其自爲桓糾皆可以立齊管仲名忽與鮑叔牙當二人未定位之時均可以無容深究管仲不爲一己生而爲天下生是以爲仁故夫子曰豈若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若如講家心術之仁事功之仁云云則未免難通蓋舍心術無以爲事功也叔向謂小白僖公庶子程子胡康侯王穀梁以爲襄公之子夫叔向去齊桓未遠固宜可信卽以爲襄公之子亦庶子未正

青宮管名亦未奉命輔導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節

子聞之曰可以

爲文矣

僕士免反

○孔氏安國曰大夫僕本文子家臣薦之

使與已竝爲大夫同升公朝春秋世胄踵位寒賤難登文子忘分引賢夫子所以亟與之可以爲文議諡者不之及而子則流連至矣

附解忠臣之事莫大於薦賢然非實有忘己下賢之誠者不能然也僕爲文子家臣與文子同升諸公僕也安之文子忘之皆可爲賢矣而文子尤難可以爲文以爲論諡法可以爲論薦賢亦可後世受爵公朝拜恩私室所用者未必皆賢而賢者又不屑苟就故門生故吏之誼重則愛國憂

民之念輕所關非淺鮮也若夫知賢而蔽之固寵貪位恃己忌才罪大惡極古人已詳戒之茲不贅或曰門生故吏詎不當報本乎曰非也賢者擇人而與當其爲所奔走時固已稔其賢而後專及其爲所薦舉自可受之無慚至於竭忠事君所薦之人正色立朝適符乎薦者之初心有相得無相妨也生爲莫逆死亦銜恩古人重知己不以是哉苟非其人則夤緣狎比背公徇私一錯皆錯故當分別觀之

了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節

孔子曰

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夫音扶喪去聲○仲叔圉即孔文子是時魯多賢士而康子竊位蔽賢夫子因衛靈以警發之張甄陶說是也治賓客無失禮治宗廟陳信詞賈能治軍旅九具見於左傳三子之長僅此而靈公賴以不喪況其上者乎

附解祝鮀治宗廟蓋其諳於典物儀文時文切佞立說是神可欺而誣矣不通之甚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真知而力行者常見其不足為難故作否則勦襲而無真見者也故決其必不能為此亦有為而言

陳成子弑簡公
事見春秋哀公十四年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
是時三家擅魯孔子請討陳恆欲公中大義而攬乾綱不止為齊也公曰告

夫三子
夫音扶○公不能自令三子而使孔子告之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

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言大義所在己不容辭君乃諉之三子誤矣之三子

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三子魯之陳氏也故不可

子復如前言以警之

附解春秋時弑君者多而在夫子為大夫後恰止陳恆一事篇中兩言從大夫之後是所以請討之故而其意則欲哀公乘此事機收大權也使公發令國中以順討逆君命已出三子亦無如公議何國柄可收大倫可正矣乃公異懦不果是歲絕筆於獲麟傷空言之無補也公羊謂文成致

麟固屬誣妄而張甄陶竟謂絕筆因陳恆亦非春秋弑逆
未有能討正者獨陳恆之事史不敢書孔子無從筆削乎
朱註發本文已爲詳盡惟載程子非左氏及胡氏先發後
聞之說義欠允協不容不辨聖人行事計禮義不計利害
是已然是時魯方危弱哀公已明明自言使夫子曰臣第
言其理而已至於成敗臣不能必猶可以動其志乎夫義
理當爲之事固已志在必爲而周詳慎密臨事懼好謀成
正所以善全其義理也豈權譎不正之比哉使哀公從夫
子言命三家出師夫子必以君命臨三子而並爲善其籌

畫疾雷不及掩耳誅陳恆而定齊亂可也尙安俟上告天
子下告方伯延事機而使得備我哉蓋孔子告哀公時胸
中已有成竹沐浴誠敬冀其事之必行非徒嘗試一告及
哀公畏齊之言出則非其心不欲討第慮其力有不能子
安得不卽彼此情勢曉之且以魯衆加齊半可克正就義
理中曲直成敗而言非他計利害可比奈哀公卽不畏齊
又畏三子故夫子出而自嘆深惜其言之不行也如程子
之言可杜後世計功謀利之徒亦易啟迂執不情之誚蓋詞
未達耳至胡氏先發後聞謂身受權爵便宜討賊毋貽君

四書性解
憂權而得中然夫子實無其位亦不可行也獲麟事杜元
凱謂所感而起故以爲終較說得好後世附會朱子集註
成圖書現亦公羊之陋識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以道事君念無不誠而又隨時納諫忠愛之至也不

阿諛曰犯非
慝直之謂

附解子路之學升堂奉職盡公其素所能又性剛正犯亦易
事而子告之以此何也人臣念念勿欺其君煞是難事已
能然矣而又以爲吾心已盡至於君之從否不必深究則
非愛君之至故曰勿欺也自返無憾而又犯之惟恐君或

蹈於過失則其忠愛乃至以是爲子路勸蓋勿欺者其平
日忠信篤敬必有許多翼翼君亦信之犯則易入不然徒
犯弗能強君之從也古今人臣緘默者固非慝直者多取
禍正爲此章之義不明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盡性希天日進而益上小人
徇欲忘身日卑而益下上與下判

於幾希而
其後霄壤

附解天命之謂性性卽天理人之所以爲人聖人盡性以立
人極而天命通焉故詩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夫子聖不
自聖也而曰知我其天生德於予天未喪斯文匡人其

如予何不嫌自夸何哉天人一理理造其精即可合天故
曰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但天理止在吾身身心清明廣大
純一不已天即在是動而為言行事業無處非天理斯無
事不享天心君子上達此其義也小人以天為遠凡事任
心悖理久久惡盈則名雖為人實已非人夫子此言蓋為
門人示也上達之功該窮理盡性本末內外之學在中非
篤實深造不能後世儒者諱言天命不知一念而天理去
留係焉即天命賞罰從焉是以致飾於外無以清其本原
而純一不已之功克詣者少僧羽之徒妄想合天不知天
理莫大於倫常盡性者敦倫之本人倫不修天理已亡又
何能作聖故此章之義當時門弟子知之實則人人皆可
為之第以天人為二以上下為空擬之詞則上者少而下
者多聖人望人之心息矣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己謂身也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則天地萬

物一以貫之成己即可成人矣
反是而求名務外即為為人

附解天地萬物之理皆吾身之理身修而己之天理全即齊
治均平無不裕如夫子曰修己以敬即安人安百姓為己
者內而存養求其無纖毫之駁雜外而實踐必忠恕而精

義夫是以德成而獨善兼善皆於己優為然此必有明師
友輔成之古者禮教昌明上以此取士下以此修己故多
聖賢夫子慨今之不如古也為人特蠅營狗苟為為人
即束身自好一有求知求名之想即難實心克己盡性敦
倫此雖志趣卑汙亦因世教不明使然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節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

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乎使乎

使去聲

○朱子曰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夫子指伯玉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使者之言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蓋聖賢深知義理之無窮而常覺躬

行之難盡惟伯玉實德信於左右而使者又能曲傳其心夫子美之則知聖賢之契合者無二矣

附解道之在人身者與天地同聖人德足以如天而未嘗自
滿也常人則惟見己之有餘不知己之不足豈知一念之
動未能毫髮無私即不免於過夫子假年學易可無大過
以不善不能改為憂伯玉之欲寡過而未能亦庶幾合德
於夫子矣使者能傳其義則亦自修之人故嘆美之朱子
引伯玉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語出淮南子行年六
十二句乃莊子語一之非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會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宅心之所曰位詩曰宥密是也洗心退藏于密執中也敬止也皆不出位之義也夫子繫艮之詞而曾子述以教人蓋誠意之功於此始即化神之妙由此幾

附解天地渾然耳而一氣彌綸萬物成形成象於其散著者求之理不可勝窮知其本原之所在而理可以一貫也人身亦然百骸統於一氣萬事歸於一心心之主宰者至純則心之應變者悉協連山首艮示人以天地之機止而不動者其本也文王以乾坤為首謂萬物無不本於天地耳而其序八卦則以艮居東北猶是連山之意故曰艮其背不獲其身云云而夫子繫之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

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夫動本於靜止者所以為行之地於大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位者何先天太極之所性命之原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天地之太極在中人身秉天地之氣亦有中未生以前渾然至善者於斯既生以後紛然散著者不復於斯聖人教人收放心而基命宥密養浩然之氣止於其所致中之義也動則省察是非是則擴充非則克治而非養其中者熟則動察亦不能精也此位字天地然人亦然乃至奧至粹之理從古賢聖知之而不敢言懼洩天地之藏也子思曰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中即位一即中之理思不出其位
存養之法也孔孟教人為仁養氣圖功皆在於斯若但以
為職位之事勿越畔而思則其義甚淺世之有職業者無
不專其思矣而合理者幾人且於兼山之義文王彖詞孔
子彖傳俱說不去故不得不明白言之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未行而徒言可恥也未言而已行若過也惟恥之切故過之勇

極形君子自策之心

附解言行相顧之理夫子屢言之此章以恥字特地形容君子惟恐言過其行欲人從心坎上用功常常自恥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知去聲○言君子道惟三者而已自言不能欲人知憂惑懼之難化也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言非知仁勇之深不能以此形容之

附解上論言仁者不憂是明仁知勇之實此章則以君子自課而見其難亦實見憂惑懼之未易淨盡也自道不止謂自謙言子自道其得力蓋其仁知勇益深則所謂憂惑懼益細不言君子之道而曰君子道者言所以為君子者其道三耳此三德精微廣大入道之始以之即至神明變化亦止此三字學者當實致其功乃知之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是非不明無以內省然從善戒惡以為自修非苛人也方人則矜己而薄人所損非淺使自反其賢而明示以不暇有抑無褒舊說故為含諷非師弟之道也

附解天下少純善之人亦少純惡之人君子自責欲其嚴責人欲其恕雖是非賢否昭然於懷未嘗恃己之明菲薄天下蓋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道宜然也方人方字不但如比較意蓋執己見以繩人如以方矩量人此無論非忠厚之道且吾之所以方之者未必果當於理子曰賜也賢乎哉使之內叩當悚然矣又曰夫我則不暇言己多不賢不暇

方人是明示以自反之功非褒之而疑其詞故為含諷也師之於弟有告誡無譏諷聖人豈作吞吐譏諷語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義理當為而不能則愧身與人何與而求知乎有能求知所能偽矣子故切示之

附解此章文凡四見各有所指各宜分明之勿混看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此為察察為明者發蓋以詐不信防人則人皆可疑矣君子窮理居敬不以不肖待人而人自莫能欺抑亦先覺誠而明者也朱子曰逆未至而迎之億未見而未見而

附解人世詐偽如浮雲蔽太空太空曷嘗為其所蔽特人居

浮雲之下則不見太空耳若置身浮雲之上則太空原是
萬古清明聖賢教人窮理養心祇是欲全太虛之體能容
物亦不逐物能燭奸亦不養奸此章三句一氣唱嘆而下
着眼在賢字蓋當時之以逆億為賢者多故特曉之外註
楊氏說非謬或問語類以其不類本文語氣闢之殊泥蓋
義理明則語氣自肖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

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與平聲○包氏曰微生姓畝名佞諂屈也微生疑夫子徇人故規之亦相愛之意子言不敢為佞婉答之也栖栖謙下與人之貌疾惡也固執固言不敢固執已見交人非謂微生也

附解微生魯人蓋夫子父兄之輩恐夫子忘道徇人故呼其名而告之亦愛人以德之言子曰非敢為佞其詞甚恭凡人固執已見便不虛心下人子不敢也答所以栖栖之故非敢佞也包咸舊註如此甚是時解作夫子含諷微生可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德不一端其要曰仁義才則德之華也有才無德與馬之徒力

附解德字所包至廣一言一行之善德也全體大用為至德

大德必有大才小德或多無才有德無才亦不足任天下

事但必以德為本耳古今有才者多奈大義不明反流為

小人之歸子故以驥喻言曉之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或人務為寬厚不知平

子詰其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怨可也德報則過矣夫

明輕重失宜也附解老子道德經原文曰大小多少報怨以德蓋有裒多益

寡稱物平施之義而所謂怨者亦小嫌耳或人一而視之

均以德報則將忘君父之大讎而蔑輕重之等級故夫子

別而示之抑予尤有進者試備言之怨與德不以一己之

私而以義理之公報施方得其正如素無窮理克己之學

則將以合我者為德而比於匪人以拂我者為怨而讎於

君子故其先有知人察理之明則所德者皆其可報者也

其後有精義存仁之用則所報者皆其真德者也不然報

德而反非德報怨而亦非怨古今綱常之地留憾者多不

可以不察也愚嘗謂聖人本無怨於人其可怨者不忠不

孝不其戴天而已外此凡拂己讎己浮雲視之避之而勿

交可也未嘗有願其傾覆喪亡之心至於有德於我亦以

全我君親成我德行者為上其他一言一行之誨誘飲食

身家之矜全酌其輕重而受之則亦預為報德之地也如

不辨美惡有德則受或權奸嬖妾亦得因吾困以象我而
其後將爲所制且君子之報德也亦欲其同適於聖賢之
道而不負知己也至於才力勢位有能有不能不可一概
責其報施其一己之私怨則忘之而已呂申公之於賈種
民也太屈法伍子胥之於楚王也太徑情權衡義理毋貽
缺憾非有窮理盡性之功者不能也禮記表記子曰以德
報怨則寬身之仁也與老子語同亦謂理可忘之小怨世
儒斥老子似未曾記夫子此言

子曰莫我知也夫節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

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夫音扶。聖人不求知而心與天通道與時適

學者不知則將舍德性而外求神化故自嘆以詔子貢焉不怨不尤凜相在而勤返躬惟恐不合於天不欲求知於人也下學日用倫常修己之實事上達謂心理通於天地知我其天蓋聖人實與造化同呼吸故云然也

附解天人本一氣也天之理全備於人而人之心實不如天
故一切私偽紛然以起希天之學曠世難能子貢穎悟善
學而名心未化卽私意難融怨天尤人其易生之病痛也
夫子啟其問而實言其所以然不怨天則知得失榮枯天
定者非人爲仁義禮智天賦者宜體備不尤人則念念責
己而毀譽胥忘矣有是二者方能樸實行下學之功下學

之功窮理盡性凡事若不異於人而此心此理之在我者
覆載一氣相感俯仰無不泰然故曰上達也後世偏枯寂
滅之學以四大色身為假以倫理君親為贅而求與天通
固不可得也聲色勢利之徒以私欲嗜好為重以義理性
命為迂而亦曰下學又何以達哉故此章之旨開導子貢
最真亦夫子自言甚切語似平近而實精微事若易知而
實難詣子貢最善疑問聞而不言蓋已知之舊註以為未
達非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

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景伯魯大夫子服何也鄭氏曰既

刑陳其尸曰肆市朝概言之也子路佐孔子行道寮欲撓之景伯忿欲誅寮蓋在子攝相時也子曰道之將

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與平聲。孔子

攝相使由墮都出甲季孫蓋憚之故公伯寮得行其愬子難斥言季孫之惑故托於命以安景伯也

附解後儒以冉有季路仕季氏為非此不達時務之言愚於

上論已詳且夫子攝相由求之力也春秋世卿擅權寒賤
無由拔茹況三家世柄魯政妨賢妒能已非一日魯君即
知孔子之聖亦不能自用之仲由冉求學於夫子家貧藉
升斗以贍膏火季孫重之二子時時稱道其師之賢故季

孫使子爲中都宰後又薦使攝行相事非定公能用孔子也蓋魯爲父母之邦子義無可逃且季孫以君命用孔子子自可受之而不辭夫子攝相卽振飭綱紀命子路墮都出甲季孫蓋已陰憚之矣公伯寮迎合季孫之意因愬子路木朽而蟲生焉故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也景伯一片公憤遂欲誅寮不知寮安能爲爲政者季孫也使季孫信孔子之聖而終任之君相之明卽道將行之命也不幸季孫先懷疑忌寮愬得行子不能終於魯君相之惑卽道不行之命也君相有造命之權人事卽天心所在聖人

之言豈若世俗哉曰其如命何諱言之以安景伯耳然子雖不久於魯而墮都出甲之後三家浸微魯得縣延以迄衰周不至與齊晉同滅是夫子相魯之功卽子路冉有之功也此事孔門大功惜自來無人拈出或曰古今皆以義理氣數分言命矣子獨異之何與曰非異也天之生人理氣全焉其中榮枯得喪壽夭不齊雖若有數然其所以要皆人爲祖功宗德受氣賦形各隨其厚薄而予之天則何心亦視其自爲感召者何如故曰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己之所蓄有淺深故天之所命有厚薄由義農以及周孔皆

自家獨具一番民胞物與之念遂能凝天之命作人之表
公伯寮之愬如蛙鼓蝻音使季孫不聽其言彼亦安能如
之何哉故曰公伯寮其如命何也不便顯言君相而曰命
使景伯釋然以安伯寮聖人之宏也若區區言命而謂聖
賢用舍皆有天意則君相代天理物之權全用不著弊由
錯解命字耳古人刑人於市無肆朝之理春秋則或有之
又凡有公事之處皆謂之朝則市朝卽市耳

子曰賢者辟世節其次辟地節其次辟色節其次辟言辟去聲○

賢者成己而可以成人者枉己無以正人四者之辟不同其為知幾一也世無可辟辟主世之非人下三者皆知幾於微

全身以待非
遂愬然也

附解夫子爲夤緣干進者言以明旣爲賢者無曲徇人之理
因遭遇不同故有此四等不可以優劣論講章泥朱子語
類謂沮溺老莊之徒設遇有道亦無設施則將置四子於
辟世辟地辟色辟言之外而謂夫子別有所指乎抑四子
並不可爲辟地辟色之士乎夫長沮桀溺一於潔己莊生
放誕誠不可與孔孟同年而語然視利祿之徒已如鸞鳳
故前人言如孔子然後可以斥沮溺若老子隱柱下以存
周之典籍語夫子以進德修業之粹言夫子稱之不一而

足何所見而逆知其無所設施猶龍之嘆吾師之稱曾不
得信於後賢而黃冠異端假其名者多遂據以誣老子平
心而論可謂公乎可謂真知其然而議之者乎夫子平分
四項統曰賢者令天下後世抱道懷清之士皆可托足而
如後儒之言則四者在夫子爲是在他人則非亦甚難通
矣故說書最以得立言之意爲貴

子曰作者七人矣

七人皆有志於時不得已而作者子故深嘆之

附解作字與上章辟字不同平日有志濟時道不遇合不得
已而隱去七人則已多其人爲夫子指數之人必非包氏

舊說沮溺丈人輩可當 本朝方靈皋時文曲盡其義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

而爲之者與

鄭康成曰石門魯郭外門也知不可而猶爲一體痾瘵之心不能已也晨門深知孔子而有嘆惜之情故夫子無辨焉朱子曰晨門掌晨啟門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

附解夫子栖栖皇皇之心被晨門一口道盡 本朝方百川

時文極得其旨不得以其異於朱子少之至石門或以爲
春秋隱公三年齊鄭會處非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
門次南第二門曰石門鄭康成去古未遠故曰魯城外門
本朝閻百詩以爲孔子在外久使子路歸視其家甫抵

城而門已闔宿於門外之郭門次日晨興晨門訝其太早
故曰奚自若城門大啟往來如織焉得盡人而問不曰孔
某而曰孔氏以孔子爲魯城中人舉其氏可識不必如答
長沮之爲孔某也其言甚爲有見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
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
曰果哉末之難矣荷去聲揭起例反○蕢草器司馬貞以爲小竹籠包氏日以衣涉水曰厲揭揭衣也
聖人之於民如心思之關痛癢不能自釋其惓惓也偶露於
磬而荷蕢知之蓋亦賢士第其以子爲難已則非也果哉末
之難悟之亦惜之也朱
子曰果謂其果於忘世

附解八音皆可娛情子之擊磬自是偶爾搏拊非如時說磬
以止樂寓意止亂云云第悲憫之懷不覺流露故荷蕢者
聞而知之其規夫子以深厲淺揭蓋自以爲得作止之宜
子以爲果且謂非難則夫子之難可知矣或曰子言用則
行舍則藏而又不遽已反以荷蕢爲果何哉曰天之於民
必欲生之養之各全其性聖人道得於身心與天一是以
見人之不能遂生復性者惻然思有以救之而苦於無權
故遊歷所在悲憫之心不能釋然夫子因女樂去魯不敢
遂歸亦非處處求用於人國有心哉謂其欲濟世之心也

凡樂皆可以知人心情不止聞琴乃識高山流水荷蕢之流其初亦欲濟世因世不可為則忽然置之第求可以全身雖亦高尚卻非天地之心譬如人見人不善則惡之甚且不能堪之賢者則度外置之不與之校聖人則忘其禍我拂我而憫其無知更思有以委曲教化之此聖心所以如天也然世俗名利之士方以身徇欲無所不至若荷蕢者又如祥麟威鳳不可褻視安得以朝秦暮楚之為托於栖皇之迹哉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諒闇鄭康成曰倚廬之別名是也不

言無語命非絕口不言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

聽於冢宰三年

子言古人得賢而任己得盡禮國無廢事以嘆今不然也朱子曰總己總攝己職冢宰太

宰也

附解子張疑書言之過以為三年不言則國事無主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言外有穆然高望慨然太息之意蓋古者天子德修於身得賢而理一遇大故委政冢宰己得盡其哀禮之誠天下亦享太平之福後世大學之道不明人君既無得人之本人臣半多中下之材況又有莽操之流乘閒迭出則此事斷不可行矣是以聖帝明王必以誠

正修身爲本圖求賢任相爲先務然後綱舉而目張盡倫而盡制不然古禮古樂正如畫餅而已愚謂王者以六合爲家天下皆其赤子父母之喪君臣皆終三年民則杖期可也至於班朝蒞政必有居喪之所有便殿之朝苦塊哀思臣僚燕見並行不悖惟正殿正寢必不可居哀戚饋粥必不可廢通古而不泥古可也蓋天子之治國事如臣庶之治家事委家事於奴僕必擇其賢者而況國事乎苟無周召之臣何取不言之制三代以下短喪遺譏皆由未達本原而拘滯難通者又益之惑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周制民皆有恆產其用民亦甚煩費而相安者禮爲之也上誠好禮

則實有恤民之心而無徵求法外之擾故民易使

附解古今事變異宜所貴乎聖人者因時變通而適合乎天理人心也使民一事周家立法至重且詳然其旣也兵役煩興民不堪苦而稅畝所增豪強所紊民或無田尊君親上難言之矣夫子此章所言則以當時法制漸亂爲上者不畏民隱謹節制而勞民動眾怨讟並興故言守先王之法與禮讓之行毋貪毋妄率民於準則有以聯其志氣逸其身家則易使也後世百工技藝多恆產薄者爲之而兵

民不相累宮府不相侵大兵大役取之民間者料稅而已
其人則各有專業此亦較優於古人者然古人用民難而
民皆有業今人用民易而民或無聊權其中正善全無弊
可易言哉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
病諸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我即己也修其在己惟敬則可
以誠身而裕乎萬理之原安人即己之自得者而體之
安百姓即己之全備者而溥之也夫惟在己者可以與天地
參故修己以敬不能以毫髮間于路少之小視乎己耳夫子
即已推諸人即人而廣之曰百姓堯舜猶病病其未
必皆安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亦道實有難盡者也

附解敬字為聖學之要前人論之詳矣但敬字離不得誠字
故大學中庸言誠處多此言修己以敬己字重看此中便
有誠字在內天地非大吾身非小以敬則包得誠字始終
本末功效在由謹幾慎獨以迄於百為惟恐一念之汙有
忝乾坤馴致乎不顯篤恭臨保翼翼猶懼其未也此一字
是何等本原氣象夫子平平說出一句子路淺看己字以
為敬字不過莊正其心體而已如何便可以為君子夫子
特與言安人安百姓則所以踐形盡性天地民物之任有
毫髮不備於己不敢自寬堯舜憂勤惕厲即此意也後世

少聖人之師多未知在己所以承天地者果是如何任其
心之所私便己則為不特放蕩驕詐不可言敬即兀坐齊
居正容莊貌亦不能得敬之實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學
者其返己思之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
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晉口反脛其定反○馬氏曰叩擊也脛腳脛夫子以禮教人而原壤居然傲慢是將裂吾道以毀世防故夫子切責之惡其為賊非以其失禮於己也老子夫子所嘗學禮無敗常亂俗之教後世託之者多不容執以相病

附解夫子問禮於老子嘆為猶龍蓋服膺之至而史記家語

衣將奈之何哉後儒不以夫子之贊老子為據而以異端
之託老子為據亦見其惑矣當云原壤蓋放曠傲辟之流
夫子惡其悖禮傷教故斥責之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節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
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邢氏曰闕黨
冠者之稱將命傳賓主之命將命本成人之事而闕黨之人
有令童子為之者或人質諸夫子夫子言非使童子求益之
道徒以長傲耳位賓主之位與
先生並行賓主揖讓而成禮也

附解古者賓主相見其儀文繁重委曲非嫻習禮樂者不能
童子年十五上下正學樂誦詩象勺之時隅坐隨行乃其

本職孔門成人甚眾與賓客言自有彬彬文學之士豈有
夫子遽使童子將命之理此蓋夫子居闕黨之時有此一
事或人疑而質之故不曰子使童子將命而曰闕黨童子
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言此將命一事殆有益童子之事
與子言童子以事父兄爲業隅坐隨行不敢自居於成人
之列爲尊者讓也今遽使之將命使之抗禮成人吾見其
居於賓主之位也見其與父兄長者並行也非使之求益
之道也殆其父兄不明教化欲其子弟之速成者也豈可
爲訓哉四也字疊數而下有慨惜之意學者試將士相見

禮細玩便知將命非童子所能若如後世傳名投刺一童
子固優爲之而當時禮制之嚴孔門規矩之肅必不然也
朱子或問云孔子坐觀童子之僭躡而不之正豈聖人之
心哉然旣與或人剖析則固已正之矣曰然則孔門童子
何有應對進退之學曰應對進退卽是追隨杖履父兄師
長之前習爲敬讓待其儀文習熟心氣和平旣冠以後則
可以出而應賓客矣非令專爲將命古者童子不冠笄不
衣裘裳不佩觿鞞不敢當尊曲禮少儀內則所記凡屬童
子之事皆無言及將命者其他多成人之事此章作夫子

使童子將命解試思衣冠禮制何以通也至闕黨論者不一顧炎武以闕里闕黨爲一其說近是劉向新序云孔子在州里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化之毛西河謂闕里闕黨之里也五鄰爲里五族爲黨夫子所居祇在闕里二十五家之中里門有師爲閭師夫子幼時或卽爲里門之師而教授焉故越絕書亦云孔子教學魯之闕門是也又按家語孔子始教於闕里宋板作閭里前人斥家語爲僞遂謂孔子時無闕里僅見於梅福傳而又泥水經注謂靈光殿之雙石闕闕里以此得名誤矣一閭如今市巷閭必有門

用石或累土爲之有闕容人往來故曰闕君門則曰魏闕魏巍也尊之故名懸象告民則曰象魏至闕則民間及郵亭皆有故漢人曰當途高孔子本鄆昌平鄉人後徙居魯都城曲阜南門地名闕里亦曰闕黨昌平曲阜皆有闕里蓋當時道中石闕雖多此二處卻頗堅久故人以闕名里名黨若魯靈光偶然久而不燬耳

四書恆解下論上册終

谷黨皆晉國長聞然人而不數耳

蓋當朝黨中否國譏多也二處略說望人姑人以國谷里

勝城曲阜南門城各關里求曰陶黨昌平曲阜晉國里

亭皆首姑黨人曰當與河平本陳昌平人對對國

賤歸以真之姑各懸象告只限曰象歸至關限只關以

用否如累土錄之齊國容人并來姑曰關昔門明曰

